

伏生著

伏生國際論文集

生活書店發行



伏生國際論文集

第一集

伏生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 伏生國際論文集

第一集

每冊實價肆角  
郵費另加

著者 伏生

發行者

生

上海霞飛路  
第五九三號

活書店

印刷所  
集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再版

## 序一

這本書是把廿一年六月至廿二年年間伏生先生在生活週刊上所發表的關於國際問題的論文彙編而成的。自廿一年八月暴日掠奪我東北國土之後，國際間的風雲日亟，驚心動魄的國際事變之震動我們的耳鼓和心絃者，可謂陸續不斷的源源而來，這本書的內容，可算是這半年間國際戲劇的銀幕，一幕一幕的表演在我們的眼前。

伏生先生是我生平最佩服的三位朋友之一。他對於國際問題的研究，最善於用冷靜的腦子，作客觀的精密的分析，這是在讀者諸君自會感到的，我所尤覺得佩服的是無論怎樣複雜的問題，一到了他的筆端，便能提綱挈領，左右逢源，說得你不懂也要懂，而且不但懂，還要不由自主的感覺到興味盎然。國際問題的討論原

是一件枯燥乏味的的事情，但經他這樣一來，却使人看了忘倦，好像小孩子傾耳靜聽老伯伯講故事一樣。

列甯說：『我們要使個個女厨子都能了解政治是怎樣處理的』，這種理想當然不能一蹴而幾，但是一國中的人民能了解政治是怎樣處理的愈多，政治當然更容易上軌道，或上了軌道而不致於脫軌。處於現在電氣化的世界，交通便利，距離好像於無形中縮短了，一國政治的出路往往和國際形勢脫不了關係，世界大勢的了解和本國政治的了解便息息相關，具有同樣的重要性。我們所以很懇摯的把這本書貢獻給我們的讀者。

韜奮記於生活週刊社。廿二，一，十。

## 序二

我在一九三二年生活週刊發表的論文，只是隨時評述每星期中國際重要事變的經過，並加上一些零星的意見，並沒有整個的系統，事過境遷，不免成爲明日黃花，本來就沒有另印單行本的必要。但是韜奮先生爲求適應讀者的需要起見，覺得可以彙印成冊，以便參考檢查，所以我也就不反對。本來國際經濟政治是動的，不是靜的。我們只有從千變萬化的動態中，去探求線索，方可明白事實真相。如專從靜態中去研究，則刻舟求劍。將無一是處。在這一本小書中，先後論斷，頗有衝突矛盾之處，則以我們的世界，本來是富於矛盾性的，所以彙刊單行本時，也就不加改正。讀者應該從動態中去閱讀本書，不拘泥於文字的片段，這是作者所希望的。

伏生·一九三三，一，二二。

# 目 錄

遠東問題的關鍵在歐洲	一
德國政局的展望	七
論智利革命	三
德國賠償問題之僵局	一九
裁軍會議的新把戲	二五
誰是下任美國大總統？	三一
洛桑會議以後	三七
徬徨中的英國	四三
德國政治的法西斯化	四九



德國政治的新分野·····	壹
論史汀生主義·····	六
談談外國燒餅歌·····	六七
史汀生和內田的鬥爭·····	七五
白俄·····	七九
屈辱慘痛的一年·····	八五
日內瓦的黃昏·····	九一
國際局勢的新發展·····	九七
評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一〇三
報告書發表以後·····	一〇九
最近的國際形勢·····	一一五
德國政爭的透視·····	一二三

從美國選舉說到瓜分中國·····	一三七
論蘇聯的外交·····	一三九
又一次德國選舉·····	一四一
從羅斯福當選說到戰債問題·····	一四三
日內瓦的陣容·····	一五一
✓ 法俄不侵犯條約·····	一五七
國聯大會中的大小國態度·····	一六九

## 遠東問題的關鍵在歐洲

自從中日停戰協定簽字以後，國際局勢的發展，告一段落。上海附近的日軍，奏着凱歌歸去；半年來反日運動的高潮也跟着降低了。雖然東北的抗日民衆，還在帝國主義的猛烈炮火下，死命掙扎着，可是大家經過了數月的興奮，現在也就漸漸忘懷了。政府依然是文恬武嬉，軍人依然在準備內戰，人民依然馴若綿羊，等待着狼虎的吞噬。帝國主義的內部也是一樣地沉悶。日本和法國正在鬧着政爭。普魯士議會正演着全武行的活劇，美國也在忙着準備總統選舉。各國大都在整理內部，而無顯著的對外發展。所以半年來紛擾動盪的國際情勢，在最近半月中有混沌停滯之象。尤其是中日事件在這半月中絕沒有重要的發展。

但是誰都知道這沉悶靜止的現象，不過是一時的，表面的。『萬木無聲待雨

來』，嚴重的時局却正在醞釀中。無論遠東與歐洲，國際的形勢不但不能持久穩定，而且危機四伏，隨時有爆發的可能。

停戰協定的簽字是表示一個階段告終，另一個階段開始。這新的階段也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東北問題，乃至整個的中國問題，也許在這方來的階段中決定罷。因爲在目前我們可以看的清楚：（一）日本軍人派得勢，對中國侵略，必將採取更積極的步驟。（二）因北滿抗日民衆的迭獲勝利，日本對蘇聯的進攻，已有水到成渠之勢。（三）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從歐洲回去以後，對遠東問題政策，成竹在胸，實有改變向來的模稜政策，而明顯表示態度的可能。（四）歐洲方面因法國選舉後政局的改組，德國國家社會黨在普魯士邦的選舉勝利和洛桑賠償會議的迫近，時局亦必將有顯著的發展。

爲目前一般人所注目的，似乎只是日俄美的三角關係。因爲大家知道東北問題是要憑這三角關係的發展而決定的。所以『日俄戰爭是不是立刻就要爆發？』

『美國有無和蘇聯提攜，共同制止日本的可能？』『未來世界大戰的起點將為日美戰爭乎？抑日俄戰爭乎？』這是目前大家所急求解答的疑問。

但是要解答這些疑問，我以為不能專從遠東局勢中去推求，而必須着眼於整個的世界政治，方纔能得到比較準確的觀測。這是因為現代國際關係已把整個世界打成一片，地球上一部分的事變，會影響到人類全部的生活。未來的國際戰爭，不論是帝國主義相互的戰爭，或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戰爭，總之必成為全世界的大混戰，這是沒有疑問的。所以觀測遠東問題的前途，必須從全世界着眼，方能得到正確的解答。

如果就整個世界政治來觀察，則在目前的階段中，遠東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東方而在於歐洲。

這話怎麼說呢？我們知道在目前遠東問題最有關係的，是俄日與美日的對抗局面。但是俄日單獨開戰為事實上所不可能，而美日兩國交鋒無他國參加，亦為

想像所不能有。日本雖然在積極準備反蘇聯戰爭，但是假定在歐洲方面蘇聯毫無牽掣，日本單獨向那佔有全世界土地六分之一，而又充分具有近代陸海空戰備的無產階級國家挑釁，日本軍閥雖猖狂，亦決無此愚蠢。美日戰爭，在英國的態度未決定以前也斷不至爆發。所以遠東大戰的開始，必有待於歐洲反蘇聯戰爭時機的成熟，或英國態度的確定。但說到歐洲的反蘇聯戰線和英國態度，則又必須牽連到歐洲大陸許多複雜的問題，如賠償問題，凡爾賽和約廢棄問題，多瑙河同盟問題等。所以沒有把歐洲問題觀察清楚，便無從推測遠東問題的將來。

自從九一八事件以來，遠東時局急轉直下，同時歐洲問題也起明顯的變化。在一方面，在法國帝國主義領導下的反蘇聯戰爭在積極準備中，東歐及波羅的諸小國和法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的結合日益密切。所以對蘇聯的進攻，有一觸即發之勢。在另一方面則以德國、意大利為首領的廢約與取消賠款運動也日益高漲。尤其是德國的國家社會黨，在幾次選舉中迭獲勝利，影響於歐洲全局為最大。希德

拉所領袖的國家社會黨如一旦握得柏林政權後，則歐洲帝國主義的爭霸戰，將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同時蘇聯以及遠東亦必牽入戰爭的漩渦。在目前歐洲局勢的變化，不外二種傾向：如法國的反蘇聯外交成功，則法國對德必先有相當的讓步，德國賠款可以減少或延付（這要從本月將開幕的洛桑會議來看法國新政府的態度），凡爾賽和約可有一部分的修改，這樣法德暫時妥協起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反蘇聯戰爭可以大膽無忌地開始。到了這時，日本自然也從北滿及西伯利亞下手，英美的態度也可以決定。要是不然，法德的妥協不成，反之，鼓吹對法復仇主義的國家社會黨一旦在德國握得政權，則歐洲大陸的帝國主義戰爭將立即開始，不論蘇聯援助德意，或保守中立，而充法國帝國主義走狗的日本帝國主義必將乘機進攻蘇聯，而向中國大陸趁火打劫，則又為意料中的事。

因此國際情勢在最近的將來，必不免起重大變化，遠東局勢亦必隨之而轉變。目前時局所以一時陷於混沌狀態，沒有顯著的變象，則因為帝國主義者尙在舉

棋不定的緣故。但由最近法國內閣的改組，普魯士國家社會黨的勝利，洛桑會議的開始，則可以斷定，在短時期內，這個悶葫蘆將被打破，國際形勢將見急轉直下，同時遠東時局亦必有驚人之發展。

在現階段中，遠東問題的關鍵在於歐洲，而歐洲問題的關鍵又在於德國。正如托洛斯基所說：『德國為世界政治之鑰』。所以在下文內，我們要先拿德國的情勢來分析一下。

(五月廿八日)



## 德國政局的展望

最近在東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國，不約而同地發生了政潮，而這兩國政潮的性質又很多相同的地方。兩國政潮的起因都由於右派勢力的抬頭。政潮的意義，在日本是表示軍人專政的開端，在德國是表示法西斯黨奪取政權運動的成熟。而由這兩國政潮所造成的新閣又同樣地是短命的過渡的內閣。換句話說，日本的齋藤內閣和德國的巴本內閣只是從議會政治轉變到獨裁政治的一個過渡的橋樑。他們不過是開闢一條路，準備極右派政權的到臨罷了。

在最近二三年來，德國政局天天在激盪與不穩定的狀態中，直到上星期，白魯甯內閣顛覆，政局方纔急轉直下，走上另一個方向。而這政局轉變的主因，大家都知道是由於數年來的德國民族社會黨（註）勢力的勃興。希特拉真是一個時代

的怪物。他所領袖的民族社會黨，在八年前還只是一個鑷形的組織，在三年前，在聯邦議會中還只佔有二三議席；可是在最近數年間，竟一躍而成爲德國第一大黨，這二三年來，德國每次選舉都給希特拉派以擴張勢力的機會。無論在國會選舉，邦議會選舉，地方選舉，民族社會黨節節勝利。直到了最近，爲德國最大聯邦，柏林首都所在的普魯士邦議會選舉中，民族社會黨在六十四席內獨佔二十四席。在普魯士邦秉政十餘年的社會民主黨內閣不免於崩潰，於是希特拉奪取政權的運動，乃到了瓜熟蒂落的程度。在這兩三年來，民族社會黨猖狂一時，可是仍不能爲所欲爲，鼓動革命政變，則因爲有奧登堡總統的中立態度，白魯甯總理的鐵腕政策，在那裏支撐殘局的緣故。現在白魯甯內閣經過長期的掙扎，終於被狂汎的政潮而捲滅了。繼起而掌握德意志政權的，除了希特拉以外更有誰？

白魯甯內閣的崩潰，表面上由於奧登堡總統不允繼續頒佈緊急法令的緣故。但數年來維持中立態度，以支持政局現狀爲目的的奧登堡，到目前竟不恤和白

魯甯內閣決裂，也仍是因爲希特拉派勢力澎漲的緣故；與登堡知道在民族社會黨的威脅下，白魯甯內閣的運命已無法支持。爲保全他的個人的政治地位起見，他不得不對希特拉讓步。所以最近閣潮的起因，仍不外由於民族社會黨勢力的壓迫。本來白魯甯內閣辭職後，與登堡總統可以直捷痛快地命民族社會黨組閣。可是希特拉的野心很大，他如要攫取政權，非把政權整個取來不可。現在德意志議會中民族社會黨雖爲第一大黨，却不能得絕對多數（即半數以上）的議席，所以在這時出而組閣，仍不能把政權全部握在手中。因此希特拉雖然躊躇滿志，却仍不慌不忙地等待着時機，等待着德意志國會改選後，民族社會黨得到絕對多數時方纔正式登臺。現在所需要的却只是一個過渡內閣，用以解散國會辦理選舉罷了，這樣便是巴本內閣產生的原因。

所以最近成立的新內閣，壽命勢必短促，只是替民族社會黨的政權作一個開路的工具罷了。牠的壽命至多只能延長到兩個月，而德國政局的改變則當在國會

改選以後，在改選後的國會中，民族社會黨能否得到絕對多數因而把握政權，當然這是一個疑問。但最近半年來的歷次地方選舉中，希特拉派既迭獲勝利，則在下屆國會選舉中，褐色襯衫黨亦可操勝算。而且巴本內閣已允許民族社會黨三個條件，以作該黨擁護新聞的交換，這三個條件除了改選國會以外，就是撤消解散褐衫隊（希特拉派的軍事組織）的命令和取消新聞檢查及對於示威運動的禁令。這兩個條件都有利於民族社會黨的選舉活動。所以在下屆選舉中，希特拉派獲得國會的絕對多數，是很有把握的。因此在數月內，民族社會黨取得德意志的全部政權，十分中已有八九分可能。現在我們所要明白的，便是民族社會黨握權以後，內政外交將起怎樣的變化。但這必須首先瞭解這新興的民族社會黨的內容綱領和他的領袖希特拉的身世主張。

希特拉的黨是以小資產階級作中心的。戰後的德國受資本集中，經濟恐慌的影響，小資產階級受困苦最甚，所以民族社會黨的綱領，主張有沒收大商店及大

地主的財產，把中等階級的小商人，手工業者及自耕農從資本主義解放出來。同時因德國工業失業的人數衆多，所以牠又採取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並主張推翻利息制，以博無產階級的歡心。又因德國殘存着一部封建勢力與種族思想，所以採取極端的國家主義，排斥猶太民族，主張只有屬德意志血統的人民方有公民權。在這一點德國民族社會黨的主張，是比意大利的法西斯黨更爲反動。希特拉一派政治勢力所以能飛速地進展，就是因爲在經濟恐慌信用動搖的今日，他們的主張能迎合一般不滿現狀的軍人，貴族，愛國思想者，中等階級以及工農的緣故。不過在他們的黨綱中，埋伏着許多矛盾。扶殖中等階級，則對都市無產者多一重壓迫；發揚封建勢力，軍國主義，根本上將使勞動者獨受其害，除鼓動世界大戰外，不能替德國找出生路；同時名爲社會勞動黨，而暗中則受金融資本家及貴族的資助。所以民族社會黨在理論與組織上都是十分衝突矛盾的。

這樣繁複矛盾的黨，在野時代，雖可得到多數民衆的擁護，但取得政權以後

，總不免捉襟見肘，到處顯露出破綻。其進也銳，其退也速，也許上台以後希特勒的黨就會立刻崩潰，那時德國的命運也許要起更重大的變化罷。（六月四日）

（註）德國希特拉所領袖的黨，其名稱應爲『德意志民族社會勞動黨』（German National Socialist Labour Party）。現在中國報紙大部分譯作『國家社會黨』，本刊前期遠東問題的關鍵在歐洲一文中，因亦沿用此名。但這個譯名却容易引起一種誤解，即認『國家社會黨』爲主張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的黨。其實希特拉一派所號召的却非『國家社會主義』而爲『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國家社會主義和民族社會主義截然不同。前者主張生產機關歸國家所有，廢除私有財產，由國家經營工商及農業，而在此國家內的人民則不問種族階級，同等享有生產所得的利益。至於後者則仍主張維持私有財產制度，但應剷除少數大資本家的權力，而尤其重要的，是排除一切外國人及異民族的經濟勢力。希特拉的黨以排斥猶太人爲骨幹，就是屬於這一派；所以應譯爲『民族社會黨』方爲確切。這兩個譯名的不同，出入甚大，望讀者注意。

## 論智利革命

說二十世紀是社會主義的世紀，這是不錯的。因為在這個世紀裏，我們不但親眼看見在俄羅斯這塊廣大的國土內，建造起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而且也看見社會民主主義的制度，在世界許多大國小國內試驗着。試驗的情形和結果各國雖各不相同，但社會主義運動之為目前世界一般的趨勢，則已是不能否認的了。

從社會主義的試驗中，得到最偉大的成績的，自然要算蘇聯。但蘇聯的成績却是從偉大的犧牲代價，偉大的流血革命得來的。人是好易惡難慣於取巧的動物。說起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一個人不讚嘆，但一提起共產黨的流血革命，却誰都有些寒心。因此假如有人提出一個更安全更廉價的辦法，不必『殺人放火

「而可以得到同樣美滿的結果時，那便誰都想去試一下子。這就是第二國際所領導的社會民主主義所以能在共產主義以外別樹一幟的原因。在歐戰後的十餘年中，世界上已有許多國家，把這社會民主主義整個地或局部地試驗過了。屬於第二國際的英國工黨，曾經兩次掌握過政權。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中央及邦政府內，有好多多次單獨組閣，或參加混合內閣。南非奧國丹麥瑞典以及歐洲許多小國，社會民主黨都行使過政權。去年西班牙革命後，居然學着蘇聯的榜樣，在國號上，加上『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銜頭，事實上握政權的，也仍是社會民主黨。修正派社會民主主義可算是出過一時的風頭。可是這些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試驗，有的完全失敗，已成爲過去的史蹟了；有的還在繼續進行着，但直到如今，還不能顯示出使人滿意的成績。

現在，社會民主主義是要經又一次的試驗了。這一次試驗的地點却在歐洲，而在平常人所不會注意的一個南美小國——智利。



我們在報紙上時常看到中南美洲許多小國發生革命的消息。但是雖然號稱革命，留心看一下，還不都是張三打李四，軍閥互爭政權的一套老把戲！只有這次聖蒂亞哥（智利共和國首都）的事變，却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一下，因為這一次的革命，多少帶着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是社會民主黨政權的又一次試驗。原來智利是南美洲 A B C 三大國（即阿根廷 Argentine 巴西 Brazil 與智利 Chile）之一。牠的面積還不及我國東三省那樣大，人口只有四百萬，却因為國內產生大量的硝石，著聞於全世界。硝石為近代工業及軍用的重要原料，佔智利輸出品的大宗，因此不免為帝國主義所垂涎。在歐戰前，智利硝石礦大部分為英國所採掘，英國在智利投資佔極重要地位。戰後美國努力繼起，與英國競逐。全國生產事業及金融財政，都在英美帝國主義掌握中。所以智利的經濟情形，和中國，埃及，墨西哥相類，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近年因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智利輸出驟減，國內產業消沉，失業增加。同時因政府歲入減少，財政亦陷於極度恐慌。去年曾屢

起暴動政變，代表地主及富農的保守黨政府不得利用戒嚴法令，來壓迫革命行動。因此更激起大學生及工農羣衆的反抗，去年的伊本茲總統因以去職。去年十月保守黨領袖孟德魯被選爲繼任總統兼任內閣總理，採取變相的獨裁制，以控制時局，但因財政已陷於絕境，不得不厲行減政，公務員被裁甚多，海軍一部分亦因減俸叛亂，人心愈益紛亂。到了最近，復因罷免空軍司令格羅夫職而直接挑發革命。本月五日，前任智利駐美大使達維拉得軍隊聲援，以哀的美敦書限孟德魯總統於兩小時內辭職。孟德魯知大勢已去，未抵抗而退。新政府使即成立，以達維拉領導下的革命委員暫攝政權，宣布智利爲社會主義共和國，於是智利革命，未經流血戰爭，竟於數小時內成功了。

革命委員會所組織的政府，閱員大部分爲社會民主黨黨員。其所已宣佈的政綱，有（1）解散智利硝酸鹽公司或收歸國有；（2）重要工業如石油烟草及公用事業，排除外資；（3）強迫徵收殷富捐，其性質等於沒收富人財產；（4）禁止奢侈

品輸入；(5)採取農業集團化，以救濟失業工人；(6)工業社會主義化；(7)廣建工人住宅等項。因為不易得到南美方面的詳細消息，所以對於新政府的確實態度，還不能充分明瞭。現在所能知道的是新政府傾向社會主義，而不主張立即廢除私有財產制；主張排斥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以謀發展民族工業，如此而已。反之新政府並不主張階級獨裁，亦不主張立即把工商業收為國有，而且不否認議會制，則其政綱之含有社會民主主義的色彩，却是很明顯的了。

新政府奪取政權的成功，雖然非常捷速，但其能否打破一切難關，使社會主義的建設，得次第實現，却為一大疑問。就這一點我們在未得詳細情報以前雖難臆測，但社會黨取得政權後，如欲開始採行社會主義，必遭地主，金融資本家及軍人的頑強反抗，則無疑問。到了那時我們方能確定社會民主主義的成功與失敗。因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力求避免流血革命，所以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不得和各種反政府的勢力——如失意軍人，游民及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妥協。到了取

得政權以後，革命的隊伍自身必然地起分化作用，因以促成崩潰。到了那時如革命領袖尚欲保持政權，則勢必向地主資產階級投降妥協，出賣工農大眾的利益，與其原來主張背道而馳，這樣革命便完全失敗了，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歷次試驗所得到的，往往是這樣悲慘的結局。智利社會民主黨這次能否避免這個覆轍，自有事實來判明。但是民族工業尙甚幼稚，工業階級組織薄弱，封建軍閥，地主豪紳的勢力根深蒂固，同時帝國主義復掌握政治軍事經濟的命脈，這是中南美諸共和國普遍的現象，智利的情形亦並沒有兩樣。在這種情勢之下，想利用社會民主黨温和妥協的政策以建設社會主義，爲工農大眾謀福利，這是無論誰都不敢相信有成功把握的。

(六月十二日)

## 德國賠償問題之僵局

所謂德國賠償問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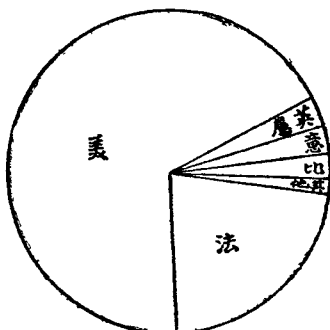
要是作詳細的研究，你便請一百個會計師幫忙，費上三年工夫，也還是關不清楚。要是扼要地說來，却很簡單明瞭，就只是張三輸給李四一注賭帳，李四要討還，張三想抵賴的一回事罷了。

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者用了一千萬平民的血肉作代價，玩了一次大賭。賭博的一方面是德，奧，土耳其；另一方面是英，法，意，日，比，美等。臨了是德國賭輸了，向對方負欠了一大注的賭帳。這賭帳的總數目，沒有人能夠算得清。經過了幾次的『講帳』折讓，到現在籠統地算來，總數大約是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照現在的匯兌率，一馬克約合華幣一圓，

這個數目約相當於我國庚子賠款本利總數的一百倍！這筆帳從一九二九年起，分作六十年攤還（一九二九年以前已還的不算）。平均每年大約要付還二十萬萬馬克。要是按照德國人口六千二百五十萬平均分擔，不論男女老少，每人每年就要還三十二塊大洋的賭帳。假如一個生在德國的三歲的孩子，他的壽命只能活到花甲，那便要到了他死時方能還清這筆債務；雖然當那賭博的時候，他還沒有投娘胎，可是這却一點不相干，他還是一樣地要負擔。

這樣我們可以想像出德國負擔賠償的鉅大了。可是賠償問題的困難糾紛，却不僅在於德國負債的鉅大，而在於各債權國相互的債務關係的複雜。在上次大賭博的時候，美國不但加入賭博贏了錢，而且還放了許多帳給同賭的國家。到了最後結算一下，除了美國以外，贏錢的國家，因為有大部分賭本是向美國借來的，所以贏得的帳大部分仍須交還美國或英國。例如德國的賠償，照成數論，雖然法國可得百分之三十八，英國可得百分之十六，比國可得百分之十四，波蘭可得百

例比之欺賠國德得淨國各



分之十一，美國僅得百分之三，但因為法比等國在戰時都欠了英美的債款，英國又欠了美國的債款，所以法比從德國收得的款，須分出一大部分，還給英美。英國自己收得的賠款，連法比等國交還的款，一併劃付欠美的債款，還不能相抵。

最後的結果，德國的賠償，半數以上到了美國的口袋裏，餘下的部分，法國所得最多，其餘各國所得的數目很少（如附圖所示），這樣所謂賠償問題就牽連到了『戰債問題』。不過在帳面上，賠償是賠償，戰債是戰債，不能混為一話。這樣就使賠償問題增加了許多的困難。

這繁複困難的問題，曾經過無數次的外交談判，國際會議，專家研究。中間曾產出那著名的道斯計劃，仍不能得到完滿解決，於是又產出一個著名的楊格計劃，把德國每年償付的數目，各國攤派的成數，

以及付款的方法，都整個地確定了。本來以為這楊格計劃可以把這困難問題永久解決了。誰知同時便起了普徧世界的經濟恐慌。德國工業受打擊更甚。財政羅掘俱窮，事實上無法交付賠償，同時歐洲對美債務國也無法償付對美債務。於是到了去年七月，美總統胡佛『大發慈悲』，和各國政府商定，緩付賠款戰債一年。但到目前緩付期滿，各國經濟仍如原狀，楊格計劃仍不能實行，賠償問題仍有待於解決。這就是最近召集洛桑會議的原因。

現在的問題是如此：世界的不景氣，使賠償按期付款，不能實現，同時賠償問題的存在又成爲世界景氣回復的一大障礙，德國因負擔鉅額賠償，捐稅繁重，工業成本增高，輸出阻塞，因此造成嚴重的經濟恐慌與失業現象。這不僅使德國受損，其他在德國投資及有商業關係的國家都受影響，而且這嚴重情勢繼續下去，德國必有一天因民窮財盡而起革命，德國起革命，更必促成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崩潰。此外又因賠償的大部分是爲美法所有的，所以世界的現金不免偏注於紐約



，巴黎，使匯兌與貨幣陷於混亂狀態。這都是賠償問題加重經濟恐慌的具體事實。本來這些賠償，債權人是用不正當的戰爭方法取得的（雖然冒用了「公理戰勝強權」的名義），現在把這些烏煙瘴氣的賠償戰債，一筆勾銷，豈不爽快？豈不公平道？

可是實際上，目前的世界決不容許有這等爽快公道的事。賠償戰債一起勾銷，這樣在負債的德國，以及慷他人之慨的英，意，固然是贊成的。但法國和美國却決不願輕易讓步。第一，因為美法兩國收得賠償的數目最大，他們的財政，因經濟恐慌的影響，已萬分窘迫，如果再倒去一筆大帳，更無辦法；第二，就法國方面，如賠償取消，則德國工業減輕負擔，在國外市場，較易和法國競爭，德國不難於短時期內復興，漸圖報復，這是法國心腹之患；第三，就美國方面，美國戰後所以能操縱全世界，尤其是控制歐洲，是因為歐洲各主要國家都向美負債的

緣故，一旦戰債取銷，美國將不易控制歐洲，經濟擴展更感困難，所以美國不會允許取銷戰債，因此英法自亦不願取銷賠償。

取銷既屬困難，償付又不能實行，賠償問題已遇到這樣的僵局。尤其在最近幾月中，德國中央黨內閣的崩潰，民族社會黨勢力的勃興，使德國態度更加强硬，因之使問題的解決，更加一重困難。洛桑會議最大的成績，大概不過是決定短時期內停付的辦法，這樣不過是把賠償問題延宕下去，依然不能謀根本的解決。

但是洛桑會議也許出於一般人的意料，有驚人的成績也未可知。這却是由於目前國際的政治局勢所促成。在現在，無論債權國或債務國，牠們面前都橫着一個大黑影：因各國的經濟恐慌而起革命高潮，因革命而使資本主義覆亡。這是資本主義政府所慄慄危懼的。他們也許因此可把各個的利害爭執暫時忘懷，能使賠償的僵局打破。所以賠償問題在洛桑如有能解決的希望，這希望就在於資本主義國家共謀消滅蘇聯，鎮壓國內及殖民地革命運動這一點上。

(六月十九日)

## 裁軍會議的新把戲

現在世界上最大的魔術師，總要算是美國大總統胡佛了。因為他能變出無數套的驚奇戲法，使全世界的觀衆，都驚喜詫異，拍掌叫好。任是莫悟奇，天勝娘，也不能比上他。

我們還記得一年以前，全世界都墮入『不景氣』的深淵中，各國都鬧着財政恐慌，信用破產，失業增加。在這十分苦悶的局勢中，胡佛總統却不慌不忙地玩出一套魔術，主張把各國的戰債賠款，一律延付一年。果然這套魔術打破了一時的沉悶。資本主義的世界彷彿奉到了福音，一個個驚喜欲狂，以為經濟恐慌會立刻終止，黃金時代將要到來。

可是戲法到底是戲法。拆穿西洋鏡，不值半文錢。現在一年好容易過去了，

世界的經濟恐慌還在繼續着，失業只有天天地增加，各國財政還是一無辦法，賠款戰債依然不得解決。大家正悶的慌。因此我們那位大魔術師，又翻出了一套新花樣，變出了一套新把戲：這便是這幾天轟動全世界的胡佛裁軍提案。

原來所謂裁軍問題，已是鬧的太不像樣了。各國軍備的裁減及限制，本來是規定在國聯約章之內的。但是國際聯盟成立了已有了十三年，籌備了又籌備，討論了又討論，直到今年二月，方開成一個國際裁軍會議。大會開幕到目前已是五個月了。六十餘國的代表舌劍唇槍，互逞雄辯，結果却連幾個原則，都不能決定。具體的辦法自然更談不到。近月來雖然還開着幾次小委員會敷衍場面，但一般人早以為裁軍會議，已下葬了。這次胡佛總統却和青天霹靂一般提出了一個裁軍新方案，主張澈底裁減軍備。這出人意外的一套新把戲，使裁軍會議的僵戶，栩栩復活，日內瓦的沉悶的空氣，又忽然緊張起來。這情形恰和一年前胡佛提議延付戰債時，一樣地聳動了全世界人的聽聞。

胡佛的新提案，包含以下的具體計畫：即完全廢除坦克車，轟炸機，活動大炮；禁止化學及細菌戰爭與天空轟擊；限制潛艇噸位，至多不得過三萬五千噸。而最爲重要的是主張各國海陸空軍備實力一律照現有狀況，裁減三分之一。海軍主力艦經華盛頓倫敦兩次會議議定裁減的，須再減去三分之一，巡洋艦及輔助艦則減去四分之一。依胡佛的宣言，此種提議能實行，則此後十年內，全世界可節省一百萬萬至一百五十萬萬金圓的浪費，單是美國十年內便節省二十萬萬金圓的軍備費，各國財政的困難，大半可以解決。

裁軍大會開會五月來，連極細小的問題，大家都不願讓步。現在美國居然有這等痛快澈底的主張，願意把現有軍備廢除三分之一，莫怪許多人要替這位魔術師捧場，稱爲和平的天使了。可是這也算不得十分新奇，蘇聯代表李德維諾夫早已在裁軍大會提議，各國應一律裁減海陸空軍的半數，比胡佛的提案更較公平而澈底。但究竟因爲李德維諾夫所代表的是『欠債不還』的工人國家，所以他那裁

軍方案提出大會時，竟沒有人理會。美國却是歐洲的大債主，債主出來發言時，大家就大捧特捧了。這叫做「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胡佛的『巧妙』在那裏？原來他知道洛桑正在討論着賠償問題，大家正苦沒法解決。英法德意便想申通，賴去美國的大宗戰債。自從洛桑會議開會後，取銷戰債的空氣，十分濃厚。德國實際已無付款能力。但欲減免賠款，勢必先減免歐洲對美戰債（參看上篇德國賠償問題的僵局）。總之只有賴去對美的債務，歐洲資本主義才有生路。因此美國却在兩難的地位：因為如果美國放棄了對歐的債權，視錢如命的美帝國主義，當然捨不得這麼多的錢；但如果堅決地反對取銷戰債呢，美國又似乎太小氣，而且歐洲各國如果存心抵賴了，美國也沒有什麼辦法去討回。胡佛總統這纔玩了一套新鮮把戲。他提出一個難題目，說歐洲各國沒有錢還債，爲什麼造飛機大砲倒有錢了呢？（事實上英，法，意，比的預算，每年的軍備費數目遠過於付還外債的數目，所以美國的話也說的有理。）如果歐洲要賴

債，須得先把軍備費節省下來。這話雖然是冠冕堂皇，實際上美國却是和莎士比亞劇中的猶太債主歐洛克一樣兒。如果把法國的陸軍裁去了三分之一，那就是根本鏟除了法國的大陸霸權，這好比在法國身上割去了一磅肉。如果法國怕痛不願意割肉時，她就得付還欠美的債了。

雖然胡佛沒有把裁軍和戰債兩事並提，但他有意拿裁軍來作取銷戰債的交換條件却是很明顯的。我們只看胡佛提議發表後，意大利德國無條件接受，英國表示同情，法，日則立即表示反對。這就因為取銷戰債與裁減軍備兩事均有利於德，意。至於英國除幾個細小問題不能同意外，裁軍與減債，都於她有益無損。只有法國如照胡佛提案裁軍，她就失去了控制德意的實力，所以不得不反對。日本則因為和美國利害衝突，所以和法國處同一立場。實際上反對的是真心反對，贊成的也不過隨聲附和，大家都不願裁軍。胡佛也分明知道這提案就是再打幾個折扣，也仍然不能通過。不過美國下了這一着，洛桑的幾位先生們就不好再開口請

求美國減免戰債。這樣不但裁軍問題攔在一邊，連洛桑的賠償戰債談判也延宕下來，休想有澈底的解決。一切還不是都和先前一樣？

話雖如此，胡佛究竟是得了勝利。他博得了愛護和平的美名，同時又替華爾街的銀行家收回一注倒帳。說不定本年選舉中，胡佛因此要多得了不少的選舉票（法日報紙已揭破胡佛提案，乃是一種選舉策略）。他這一套戲法，雖然花樣新奇，手法乾淨，但是變來變去，其實還不仍是帝國主義互弄玄虛欺騙民眾的一套老把戲！

（六月二十六日）



## 誰是下任美國大總統

美國將於本年十一月，改選下屆總統。美國是總統制的共和國，行政大權，內閣任命，都操在大總統之手，所以美國總統選舉關係非常重大。每次改選總統，各政黨都用了全力互相競爭。事實上美國只有兩個大政黨：一個是代表金融資本及大托拉斯的共和黨，一個是代表南部大農及東部工業資本的民主黨。此外雖有一個社會黨和一個共產黨，代表着佔美國人口大多數的勞工階級，但選舉運動需要鉅額的費用，勞工階級缺乏財力，絕對不能和資金雄厚的資產階級政黨競爭。所以美國大總統不是屬於共和黨，便是屬於民主黨，代表工人的政黨決不能選出一個大總統。一切所謂民主政治，本來就是資產階級一手包辦的政治，美國却是最顯明的一個例證。

因為這樣，所以美國的選舉鬭爭，就只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鬭爭。這兩大黨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所以他們所提出的政綱，也不會有很大差別。美國的選舉鬭爭，與其說是政治主張的鬭爭，還不如說是候選人物的鬭爭。在歷屆總統選舉中，人物比主張更重要。兩大黨誰勝誰負，並不是靠着兩黨所提出的政治綱領來決定，却是靠着兩黨所提出的候選人物，聲望誰高，誰就得了勝利。

最近共和民主兩黨已先後召集了全國代表大會，決定選舉的綱領。我們且看一看這些綱領說些什麼。美國現在陷入從來未有的經濟恐慌的深淵中，這次選舉，自然以恢復經濟繁榮為兩黨爭執的焦點。共和黨的現任總統胡佛，在過去的二年中幾次宣言，說有恢復繁榮的法寶，可是這法寶却從來沒有一次靈驗過！恐慌還是一天天增高。這次共和黨却仍推他為候選總統，替胡佛捧場，所以共和黨所宣佈的綱領，不過是替現政府的政策辯護，主張用減政，修改稅則，維持金本位，這些枝節的方法，靜候經濟繁榮的恢復。民主黨自然把經濟衰落的責任，歸

到共和黨身上，但此外對於恢復經濟繁榮，民主黨自身却也沒有有一個共和黨特有的有效辦法。民主黨所列為政綱的『召集國際經濟會議』，『保持穩健貨幣』（意即維持金本位），『平衡預算』各條，在共和黨政綱中，也同樣可以找得。對外政策共和黨主張加入專為維持和平的一切國際合作，但不參加歐洲事務，並反對取銷戰債，民主黨所發表的也大體相同。民主黨對現政府攻擊最烈的為保護關稅政策，但民主黨却也不敢提出澈底的自由貿易主義。

酒禁問題向來成為選舉運動中兩黨爭執的焦點；共和黨內在參院具有勢力的波拉一派，向來主張禁酒甚力；民主黨內則有一部分為反對禁酒者。但是因為美國的禁酒政策，事實上完全失敗，法律雖禁酒，而酒類的秘密售買，反日見增多。因此這次共和黨不得不承認事實，在黨綱中公然主張酒類開禁，改由國家監督販賣。胡佛雖然因此失却參院中波拉一派主張禁酒的議員的擁護，亦只好不顧。所以這次選舉中，向來爭執最烈的酒禁問題，兩大黨主張，已可出一轍，大家都

在主張開放酒禁了。

因之我們知道兩黨的選舉綱領，沒有多大分別。雖然民主黨代表富農及工業資本家，但牠的財源還是由金融資本家幫助，所以不敢提出專為中等階級謀利益的露骨主張。同時共和黨的後台老闆雖然是大金融資本家，但爲了謀選舉勝利，也不得不拉攏中等階級。這樣，兩大黨的政綱便都充滿了相互妥協的色彩，並沒有顯著的分別了。

主張既沒有十分差異，全看人物如何。共和黨的全國大會已依照向來的習慣，選出現任大總統胡佛爲該黨的大總統候選人。（美國總統任滿後，連任照例以一次爲限，雖憲法無此限制，但自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謝却第三任總統後，已成爲習慣。近五十年來歷任美國大總統，以共和黨爲最多。共和黨的大總統，第一任滿期時，共和黨往往再推爲總統候選人，至第三任方改選他人，這也成了共和黨的習慣。）胡佛和華爾街的財閥，關係非常密切，在美國有『財神』之目，所

以能爲拜金主義的美國人所推崇。在上屆（一九二八年）選舉時，胡佛曾大吹特吹，說他有把握能使美國的繁富日上竿頭。因此博得選民的歡心，他以破紀錄的大多數打倒了民主黨的候選人史密斯。但是胡佛就任不到一年，經濟恐慌開始，證券價格一落千丈，銀行倒閉，失業增加，他的繁富的預言，變成了一張不兌換紙幣。這次共和黨仍以胡佛爲候選人，雖然可得摩根，美隆這一些大銀行老闆的財力擁護，因此獲選連任，但大部分的美國商人，富農，對他已失却信仰。所以共和黨這次勝利沒有把握，至少聲勢決不能像上屆選舉時的盛大了。

至於民主黨，在開始和共和黨鬭爭以前，先有一番內部的鬭爭。黨內兩個有名人物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阿爾史密斯（Al Smith）都有被推爲民主黨候選人的希望。羅斯福是前著名大總統羅斯福的親屬，現任紐約州長，頗有雄才大略。史密斯是上屆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民主黨中的著名演說家，也曾任過紐約州長，任州長時以鎮壓工人，解決工潮著名。這次民主黨的候選人

，以此兩人呼聲爲最高。本月初民主黨代表大會最後却選出了羅斯福爲候選人。羅斯福是民主黨所捧大名鼎鼎的人物，堪與胡佛對壘。這次選舉又適值美國經濟的衰落時期，許多人不滿於共和黨。這樣，十二年來爲共和黨所獨佔的白宮，現在這次也許輪到了民主黨，也未可知罷。

但不論誰是未來白宮的主人，是胡佛也好，是羅斯福也好，對於正在搖撼中的美資本主義的運命，確不會有多大的影響。

(七月三日)

## 洛桑會議以後

洛桑會議自從六月十三日開會以後，經過二十餘天的明槍暗劍，中間幾度陷於破裂，直到七月九日帝國主義者中間方成立了一個洛桑條約·洛桑條約簽字以後，帝國主義的代言者，英，法，德，意的報紙，照着向例，說了許多吉利話，說是這個條約把賠償問題的大難關打過了，將開世界經濟復興的先河。連我國大報紙也稱「和平的願望，爲洛桑會議的真精神」。

但是大家且慢高興着，且待我們把洛桑會議的結果，切實地檢討一下。本來洛桑會議是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分贓不勻固然會引起帝國主義的戰爭，分贓均平了，帝國主義者也決不會就放棄了殺人越貨的本行。所以洛桑會議的成功與失敗，和世界的和平與戰爭是不相干的。不過單就洛桑會議的本身而論，有許多人

以爲這次會議至少已把延宕十三年來的德國賠償問題根本解決了。但是我們細心考察一下，這也並不是事實。七月九日的洛桑條約，並沒有根本解決德國賠償問題，不過把這問題轉成一個新方向罷了。

先就條約本身來說，這條約並沒有根本取消德國賠償，不過把德國依照楊格計畫應付而尙未付的數目，打了個一折。德國本來尙須付出賠款三百五十萬馬克，現在却只須付出三十萬馬克就算了事。而且這三十萬馬克的債券，也要待三年以後金融市場情形許可時（即德國金融信用恢復時）方才發行。又洛桑條約發生效力以後，楊格計畫廢止，以前德國償付賠款的種種苛刻條件亦同時取消。同時，這三十萬馬克是由德國付出，充作歐洲善後基金，避去了「戰爭賠償」的字樣，這等於取消凡爾賽和約中的賠償與「德國爲大戰戎首」這兩個重要條款，於德國面子好的多，所以在洛桑條約中德國到底是沾了一些光。但是問題的核○心○，却是債權國何以能讓德國沾光？德國究竟是沾了誰的光？



因此就要注意到洛桑條約同時簽定的英，法，意，比四國紳士協定。這紳士協定的意義比洛桑條約的正文更重要的多，因為帝國主義者的把戲全在這上面。紳士協定規定英，法，意，比在沒有和他們各自的債權國解決戰債問題以前，相約不批准洛桑條約。這『各自的債權國』是誰？意比的債權國是美，英，法；法國的債權國是美，英；英國的債權國又是美國。所以換過來說，洛桑條約必須待英法比意解除對美債務以後，方能發生效力。我們都知道依照楊格計畫，美國賠款的一大部分是作英，法，意，比還美國戰債之用，只有小部分是為法比所實得的。（參看德國賠償問題的僵局一文）。現在洛桑條約規定以德國所付的三十萬萬馬克充歐洲善後費用。這意思是說此款不能用以償付歐洲對美戰債，却應由法，比收取以作修復戰時損害之用。這樣法，比雖放棄賠款，他們的實際利益却無損失，德國賠款所豁免的，就只是歐洲欠美戰債的一部分。所以英，法，意，比在洛桑所玩的把戲，是慷他人之慨，強令美國放棄對歐戰債，而使德國沾一

些光罷了。

但是美國能不能放棄戰債呢？站在華盛頓政府背後的華爾街財閥斷然不許；而在選舉運動中正在竭力奉承華爾街財閥的共和民主兩大黨也斷然不敢。英、法，比，意也分明知道美國不會允許放棄戰債，却故意在未得美國許可之前，逕自訂下了洛桑條約。這分明是存心無賴，要向美國抵賴全部的戰債。這彷彿是在向美國說：『現在我們（歐洲）自己的帳已經算結了；只有欠你的帳，對不起，我們只好不還了。』自然，美國依然可以向歐洲討帳。依然可以拒絕取消戰債。但因此洛桑條約便不能批准（根據紳士協定）。德國仍須依照楊格計劃償付賠款，國際金融的難關仍無法解決。一切的責任，都落到美國頭上。美國使處在萬分困難的地位。所以洛桑條約實是歐洲帝國主義對美的一條惡計。美國參議員斯摩脫說：『歐洲出此種態度，乃是國際對美的侮辱。』巴爾狄摩爾太陽報也說：『協約國向美國故意要挾。』民主黨的衆議員則借此攻擊胡佛總統和共和黨，以爲這

是『光榮的孤立政策所造成的惡果』。可見洛桑會議的結果實是歐洲帝國主義對美國的正式挑戰。歐美政治經濟外交的惡鬥將從此開始，至於德國賠償問題並因此就解決了，因為賠償和戰債總是牽連在一起的，戰債問題一日不決，則洛桑條約總不免束之高閣。所謂賠償問題的解決，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

現在最值得注目的，却是因洛桑條約而造成的國際新局勢。最近數年來歐美帝國主義的對立關係，得以暫時緩和，乃因英法外交不能一致的緣故。自從洛桑會議，以至最近英外相西門在國會宣布英法合作，這些事實已表明在反美及反蘇聯的立場上，歐洲帝國主義者——英，法，意，德，比——已結成聯合戰綫。這和世界政治全部，都有重大的影響。同時美國也必然地要準備對歐洲反攻，在最近的將來的裁軍會議以及國際經濟會議中，必有好多次的外交惡鬥。

同時這國際局勢的新發展，和遠東政治情勢，也有密切的關係。自日本侵佔東北以後，我們的政府不願用武力抵抗外侮，却只盼望歐洲列強和美國的援助。

本來國際聯盟的軟化和美國態度的徬徨不定，早已使我們失望了。現在歐美兩大  
 陸帝國主義中間發生了裂痕，更加增重了日本的地。歐洲各國聯合對付美國和  
 蘇聯，更不得利用日本作看管東方門戶的走狗。洛桑會議閉會時，英相麥唐納  
 演說的末段，希望得日本的合作，用意即在此。同時美國亦因外交陷於孤立，更  
 不敢對日取強硬態度。因此洛桑會議的結果，使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政策更  
 加穩固了。這對於一般夢想徒恃外交以解決國難的人們，將給與一個更大的失望

(七月十七日)

## 徬徨中的英國

最近這幾個月以來，帝國主義者千方百計地在彌補掙扎着，以求打破經濟恐慌的難關，挽回資本主義的劫運。雖然就資本帝國主義的整個組織看來，愈是設法彌縫，愈是顯現出矛盾和破綻，一切的企圖都是杜然；但是各國統治者，在這生死關頭，自然也不能不作最後的掙扎。過去的洛桑賠償會議，日內將告結束的國際裁軍會議，不久將在倫敦開幕的國際經濟會議，以及目前正在哇太華開始的英帝國經濟會議，都只有作這樣的解釋，方是對的。

現在趁着哇太華會議開會的當兒，說一說英帝國主義的現在地位罷。在表面上所謂『不列顛帝國』依然是現世界第一大國，『大英帝國』的國旗依然『不見落日』。實際上却是怎樣呢？自從世界大戰之後，英帝國主義在世界政治上的威

權是比以前衰落了。英帝國衰落的原因，是由於戰後國際形勢的轉變：第一因為美帝國主義崛起，以最進步的生產技術，與戰時所積累的富厚資本，與英帝國主義對壘。衰落的英國之於新興的美國，正如破落戶之於暴發戶，自然不免相形見絀了。第二因為法國代替了德國成為歐洲大陸的霸主，攫取了英國的歐洲市場，給與英國以重大打擊。第三因為蘇俄革命的成功與戰後殖民地獨立運動的紛起，使英帝國內部瓦解，各屬地逐漸脫離母國自治，印度埃及民族運動獨立，於是更使英帝國內外遭遇無窮的困難。

目前英國在名義上雖然仍是世界第一殖民帝國，但是屬地殖民地的離心的傾向，日益顯明。向來獨掌海洋霸權的不列顛海軍，現在不得不降低而與美國平等。倫敦向為世界金融的中心，現在不但退讓紐約，而且受巴黎的威脅。尤其當這世界經濟恐慌的潮流中，英國工業及運輸業蕭條衰落，入超增加，財政支絀，失業人數增至三百萬。所以英帝國主義的末運已經來臨，今日的大不列顛，正和十

八〇九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相同，正在向滅落的路途走着哩。

自然，英帝國主義決不甘心沒落，還在那裏竭力支撐殘局。這幾年內英國因經濟恐慌引起政局的不安。最初保守黨內閣因不能解決失業問題而被迫下台。繼起的工黨政府對於當前的經濟恐慌，也依然束手無策，致受各方面的攻擊。到了去年，在『國難當頭』的名義下，成立了一個超政黨的國民內閣。連那工黨的領袖麥唐納也不恤和他的過去的敵人保守自由黨合作。這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使出第一條錦囊妙計，以挽救經濟危局。這錦囊妙計就是停止金本位。原來金本位停止，禁止現金輸出，事實上等於增發不兌換紙幣。結果則通貨充斥，物價暴漲，在一時間有使工商業漸臻繁榮的可能。同時因金鎊匯價低跌，外貨在英國不易銷售，而英貨則因廉價反得在外國暢銷。所以此種政策，實等於變相的保護貿易與探併政策，自從停止金本位以後，英國的經濟財政，暫時頗呈樂觀，失業人數停止增加。但一般勞動者因物價增高，生活益感困難。同時其他資本主義國家——

尤其是美國——因受英國停止金本位的打擊，設法報復，或停止金本位，或增加保護關稅。所以此種政策，至多也不過和注射嗎啡針一般，只有短時間的效力罷了。

現在這哇太華帝國經濟會議，却是國民內閣挽救經濟危機的第二條錦囊妙計。原來戰後大不列顛帝國殖民地大多脫離母國而獲得自治。尤其所謂『海外屬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洲，愛爾蘭等，因各本地工商業發展，漸和英本國脫離經濟的關係。因此英國對於其自治屬地不但不能達到擄取的目的，而且英本國與屬地間，屬地與屬地間，往往互相競爭排斥。這是英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一個重要事實，亦即英帝國經濟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英國保守自由兩大黨的一部分領袖，便主張把正在瓦解中的英帝國各部分，從經濟上再打成一片。英帝國對外採取保護關稅，而在帝國內部則採取自由貿易主義。（即英本國與屬地間，屬地與屬地間，採行免稅或優惠稅率。）這樣英本國可以充分利用屬地的



市場及原料，以復興國內的工商運輸業。此種主張又因屬地政府意見不一致，終無成就。這次保守黨領袖鮑爾特溫代表英政府出席哇太華帝國經濟會議，和各屬地政府代表磋商，其最主要的目的，即在謀得英帝國內部經濟連鎖的成立，以挽救衰落的英資本主義的劫運。

但是資本主義本身是矛盾的。英屬地的資本家替屬地本身打算，加入英帝國關稅同盟，未必是有利的。英屬地對本國已成尾大不掉之勢，英政府無法強制屬地加入經濟合作。所以哇太華會議能否得到相當的結果，實在還是一個疑問。

但是我們所當注目的，不單是這些。最重要的却是英帝國會議和美國的關係。原來戰後不但英國的世界市場為美國所奪取，英屬地的市場，也有一部分為美國所獨佔，美國資本主義已和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屬地發生了密切的關係。美國對英國及英屬地的輸出，佔其總輸出額百分之四十三。單是加拿大每年輸入美貨達四萬萬金圓，佔加拿大輸入總額三分之二，而英貨輸入則遠不及美貨。

之多。同時加拿大的輸出貿易，亦以美國佔第一位。所以美國在英屬地的經濟地位反較優於英國。英帝國經濟會議要是得到相當的成功，把英帝國聯結成關稅同盟，英貨可以優惠稅率輸入屬地，那簡直是要從美國手中奪回英屬地的廣大市場，對於美帝國主義的打擊是很大的，無怪在哇太華會議開幕以前，美國已在那裏焦急了。

在事實上，為爭取工業市場及投資地，為爭奪世界政治的領導權，英美帝國主義的衝突，是不能避免的。停止金本位是英國向美國進攻的第一戰；洛桑會議以後英法成立對於戰債問題的歐洲共同協定，是第二戰；現在這英帝國經濟會議又是第三戰。這英美對立關係的尖銳化，於今後世界政治有重大影響。凡是關心國際問題的人們，都沒有加以忽視的理由。

(七月二十一日)

## 德國政治的法西斯化

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是德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日。因為在這一天，德國舉行國會改選，希特拉的民族社會黨和左派的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決最後的勝負。這次選舉的結果，將決定今後德意志共和國的運命。在這選舉開始的前夜，德國普魯士邦發生了一次重大政變。德意志聯邦國務總理巴本奉大總統興登堡命令，用非常的行政手段，強迫改組普魯士政府，接收柏林及普魯士邦的警察隊，巴本自任普魯士總理，並宣布普魯士邦的緊急狀態，暫時停止一切言論出版開會的自由。普魯士的社會民主黨因抗拒接收，有多人被捕。政變平安經過，政府得了完全勝利。

要明白這次政變的意義怎樣，我們必須知道德國的政治組織情形。原來德意

志共和聯邦是由十七個自治邦聯合而成。各邦都有各自的政府及警察。除軍事，外交，財政等外，不受聯邦政府節制。這十七邦中以普魯士邦為最大；在全德面積四十七萬方公里中，普魯士獨佔二十九萬方公里；在全德人口六千二百五十萬中，普魯士獨佔三千八百萬。德國國都柏林，亦即普魯士邦的首都。因此普魯士在德國的地位非常重要；握得普魯士邦政權的，便握得了德意志共和國的政權。在最近幾年來，民族社會黨的勢力發展得很快，德國南部各邦政權幾盡入希特拉之手。每次選舉，希特拉派都獲得大勝利。但是至今極右派還不能握得德國政權，却是因為普魯士邦政府被社會民主黨掌握着的緣故。普魯士為德國最重要的工業區域，亦即社會民主黨的根據地，社會民主黨的領袖白朗任普魯士邦總理多年，首都柏林的警察完全受社會民主黨指揮。凡民族社會黨黨員不得任普魯士邦的官吏。因此希特拉派在柏林及普魯士邦的活動受着許多限制。今年四月普魯士邦議會改選，民族社會黨勢力大增。社會民主黨向來佔普魯士議會的過半數席次的

，現在却不及民族社會黨之多。不過民族社會黨也不能得過半數議席。因此社會民主黨在白朗領導之下，和中央黨及各小黨合作，仍繼續保持普魯士邦的政權。社會民主黨明知大勢已去，所以懸棧而不願立即下台，實因德國聯邦議會選舉期近，在這時候把普魯士政府和柏林警察抓在手中，在選舉競爭時，可以得到許多方便。但是希特拉却因此更和社會民主黨結了死冤家。他不得不設法推翻普魯士的左派政府，不然，他在德國首都以及大部分工業區域內的活動多一阻礙，在七月三十一日的國會選舉中，就不能獲得絕對的勝利。

我以前曾說過，繼卜魯甯內閣而起的巴本內閣，牠的職務，是來替希特拉的民族社會黨開道的（參看德國政局的展望一文）。卜魯甯內閣成立兩月以來，果然替希特拉做了許多開道的工作。他上台後第一事便是撤消了對於挺進隊（民族社會黨的武裝隊伍）的禁令。因此黑衫黨人便又在各處耀武揚威，到處和共產黨鬪毆及武裝衝突。兩月前因卜魯甯的緊急處置稍稍斂跡的民族社會黨，便又大張

聲勢。同時希特拉把普魯士的政府看作眼中釘，爲求選舉競爭的便利，非拔去這眼中釘不可。所以這次又借了巴本內閣這把刀，鏟除了社會民主黨前後的地盤。這次巴本內閣，借着普魯士政府不能得邦議會的多數擁護和不能鎮壓柏林的地方擾亂（最近因黑衫黨和共產黨鬧毆，常在柏林發生紛亂）這兩個理由，便下手推翻普魯士邦的社會民主黨政府，把警察隊接收改編把共產黨報紙封禁。這一次事變開了德國政治的兩個創例：第一，聯邦政府用強力改組邦政府，侵犯了憲法中中央和地方的分權制度；第二，在國會改選以前，宣布緊急狀態，停止人民一切自由，這又違反民主政治的原則。興登堡總統和巴本內閣竟敢採用此種非常法西斯手段，置憲法與人民自由於不顧，這顯然是受了極右派的發蹤指示，以求達到選舉勝利的目的，只要看普魯士政變以後，希特拉派的趾高氣揚，便可以明白了。所以這次柏林的嚴重事變，一般稱爲巴本內閣巨棒政策的成功，我們看來，倒不如說巴本內閣又替希特拉做了一次開道工作。

在寫本文的時候，德國全國方在開始國會選舉的投票。民族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和許多小黨，正在決最後的雌雄。在選舉結果未發表以前，我們固然不敢斷定什麼。但是民族社會黨氣餒本已十分高漲，再加上這次普魯士邦的勝利，這回獲得聯邦國會中的大多數，是很有把握的。希特拉的黨徒已在叫囂着：「選舉以後，無論合法與不合法，希特拉一定要『走向柏林！』」這『走向柏林』，和往年墨索里尼的『走向羅馬』有同樣威脅的意味。黑衫黨的最後成功快將到來；德國不久將繼意大利之後而變成一個法西斯國家了。

德國雖然是戰後新興的民主國家，但德意志共和聯邦的憲法，却擷取了近代民主憲法的精華。但資產階級在她的統治權十分穩定的時期，固然喜歡用了『民主』『自由』那些假面具來作掩護，但一到經濟恐慌，失業增加，革命勢力高漲的時期，資產階級的統治者可馬上翻轉面孔，把憲法和『人民自由』都摔碎了，實行專制獨裁的政治。這就是德國法西斯化的解釋。所以『民主』和『獨裁』，

在資產階級統治下，不過是爲了同一目的的兩種不同的手段。

再就這次普魯士政變而論，誠然是左派政黨的大失敗，但在左派政黨中，社會民主黨的失敗却比共產黨更大。德國社會民主黨爲屬於第二國際的最大政黨。社會民主主義者相信可用議會政策和社會改良主義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但現在在德國至少已有『此路不通』之感。以後德國的政治鬭爭，雖然不能預測其動向，要之不外乎左右兩大黨——代表資產階級的法西斯黨和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的鬭爭。至於站在中間的社會民主黨，很難得有挽回滅落的運命的可能。

(七月三十日)



## 德國政治的新分野

在這九十五度以上的炎熱天氣中，洛山磯正在舉行阿令比克大會，萬國選手正在作狂熱的比賽。可是在同一時候，德意志全國却也在舉行政治的阿令比克，這政治的阿令比克與奮與熱狂的程度，都不在洛山磯之下。因為這七月三十一日的國會選舉，是德國政治鬪爭中最吃緊的一幕。不要說在選舉前後，各黨都用了舌頭筆頭拳頭到處在打架，因選舉鬪爭而被暗殺毆傷的日有所聞。便是從這次選舉投票踴躍的情形看來，在全國選民四千四百萬人中，就有三千六百餘萬人，冒着毒日頭，到附近票廬去投票。這個數目使已打倒德國憲政史上的紀錄了。

這一次政治大比賽的結果怎樣呢？就新國會中的政黨的分野來說，新國會六百零二議席中，右派政黨共佔二百八十二席，其中民族社會黨二百二十九席，國

權黨三十七席，此外屬於右派及準右派的小黨佔十六席；中央派政黨共佔九十八席，其中中央黨七十五席，巴伐利亞國民黨二十一席，民主黨二席；左派政黨共佔二百二十二席，其中社會民主黨一百三十三席，共產黨八十九席。因這次選舉鬭爭非常猛烈，許多小黨都為大黨所消滅。參加選舉競爭的，共有二十一個政黨，而獲得國會議席的，却只有十一個政黨，這十一個政黨中除了民族社會黨，中央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四大黨外，其餘勢力皆不足重輕。再拿新國會中四大黨的地位與舊國會相比則如下：

	上屆國會 中席數	新國會 中席數	比 較
民族社會黨	一一〇	二二九	增一一九
中央黨	六九	七五	增六
社會民主黨	一三六	一三三	減三
共產黨	七八	八九	增一一

四大黨除社會民主黨以外，席數均有增加，則因此次國會議席總數已自五百五十七席增至六百零二席，且各小黨勢力消滅的緣故，向來國會中第一大黨為社會民主黨，現在却被民族社會黨佔了先着，而社會黨退居第二位。至共產黨和中央黨則依舊佔着第三四位。

希特拉的民族社會黨在新國會所佔議席已倍於舊國會，可算是得到了大勝利。但實際上却不然。舊國會是兩年前選出的，在這兩年中希特拉黨的勢力增長高，在今年的大總統選舉及普魯士議會選舉中，民族社會黨票數幾佔了一半。所以依選舉以前之估計，希特拉黨自信可得新國會中百分四十五之議席，即二百七十席，現在所得離這個數目尚遠。而且這次希特拉所得票數，比上兩次（總統選舉和普魯士選舉）更少，在大柏林區域內民族社會黨所得票數較上次喪失三萬七千票。其他各地票數亦喪失甚多。所以希特拉黨在最近三四年來走着紅運，這一回是第一次受了頓挫。希特拉滿擬於國會改選後可獲得過半數議席，隨後用議會

手段，取得整個政權，實行法西斯統治。但現在却是功虧一簣。就連國權黨和右派各小黨併計在內，右派在新國會中也不能佔得半數。因此希特拉用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的夢思，現在已被打破了。在選舉前，希特拉黨大吹特吹着，說選舉後希特拉必『向柏林進發』，現在民族社會黨却已噤若寒蟬。雖然在選舉競爭中，巴本內閣替希特拉幫了許多忙。但究竟因為法西斯黨太飛揚跋扈了，牠的發展終於受了限制。這在一般厭惡法西斯主義與獨裁政治的人自然是一個好消息。

如果說這次選舉表示極右派的暫受遏抑，那麼同時也表示了極左派的開始抬頭。這次選舉的實際的勝利者，乃是共產黨。共產黨自一九三〇年選舉時，已表示他的勢力不可輕侮。這次選舉中共產黨在許多工業區域內票數都大見增加。在大柏林，可倫，杜賽爾多甫，共產黨所得票數，都在社會民主黨之上，僅次於民族社會黨。雖然在巴本內閣的高壓下，共產黨於選舉競爭中，陷於不利的地位，但牠依然得到勝利。這表示着德國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已漸從社會民主黨移入

共產黨之手。如拿破崙的民族社會黨和極左的共產黨比較，民族社會黨雖然成功甚速，但因其缺乏整個的理論基礎，發展到最高點時必不免於分裂。這次選舉以後，因對付巴本內閣問題，據說希特拉黨內部已起分化，正是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在不久的將來，恐不免於內部崩潰。在德共產黨成功雖然緩慢，牠的潛勢力，却不能小覷。本來屬於第三國際的各國共產黨，除了蘇聯以外，以德國的黨勢力最大，黨員最多。德國共產黨有強大的機關報紙和數十萬的祕密軍隊。將來共產黨代替希特拉黨的勢力，控制德國政治，造成世界革命的一個新地盤，却不是不可能。

前總理卜魯甯所領導的中央黨雖然席數也有增加，却是合併中央各小黨的結果。因新國會中共產黨勢力增大，中央黨聯合左派政黨，而恢復卜魯甯時代的政局已屬不可能。社會民主黨在表面上損失雖不甚重大，但在工業區域票數喪失很多。在議會中社會民主黨被夾在極右極左兩大黨中間，政治策略非常困難。恐怕

以後牠要防守原有的障地，是很困難的了。

因這次選舉引起的德國政治上的變化，我們要待本月杪新國會開會時方能知。但因這次選舉之受頓挫，民族社會黨立即上台已無希望。因此右派的工具，巴本內閣，或者仍有繼續使用之必要。巴本內閣和希特拉本來已有相當的默契，在新國會中巴本內閣除了勾結右派以外，更無法維持其自身地位。無論希特拉黨是否加入混合內閣，無論巴本是否繼續組閣，但是德國政治將由軍人，保皇黨，金融資本家的掌握之下，以準法西斯主義的手段，暫時支撐殘局，是大概不會錯了。在最近的將來，這右派的聯合政權可以繼續維持下去，直到國際局勢有意外變化。或政黨內部發生分化時，局面才改變過來。到了那時，或出現純粹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治，或實現共產黨的蘇維埃革命，兩者却有同樣的可能。

(八月五日)

## 論史汀生主義

自從八月八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在紐約外交討論會發表一篇重要的演說以後，在國際公法——當然是帝國主義的國際公法——上成立了一個新名辭，就是『史汀生主義』。

所謂『史汀生主義』到底是什麼呢？這是對於一九二八年巴黎非戰公約的一種新解釋，包括以下的三個要點：第一，依史汀生的解釋，非戰公約成立以後，國際法上關於中立法的規定，已失却效力；遇任何戰爭發生時，交戰國以外的各國至少在道德方面，不能再維持中立的態度。第二遇任何戰爭發生時，交戰國以外的各國，負有相互協商，以判定是非曲直的義務。第三，因武力侵略所造成的形勢，美國不能加以承認。

不必是內行人都看得明白，這三個要點都是針對中日事件而發。就這三點，史汀生的意思就是說：『日本把滿洲的市場，以及在中國的大部分利益，獨吞了去，美國是決不甘心的。美國決不能袖手旁觀。不但美國不能守中立，便是其他各國也必須和美國共同磋商，對付日本。要是日本佔領了滿洲的領土，或者製造滿洲獨立國，美國也決不答應。（決不承認。）』這看去雖然是些廢話，實際上却是表示在法律與道德上美國已向日本正式宣戰。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美國雖然幾次向日本發表抗議，這一回却是第一次強硬的堅決的表示。雖然是私人集會中的非正式演說，却比尋常外交通牒更為嚴重。無怪日本帝國主義十分焦急，要向華盛頓政府提出嚴厲抗議了。

假如把史汀生這重要的演說，看作今後美國對外政策的基礎，那麼自從百年前直到現在，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化，是多麼重大啊！我們都知道在十九世紀中，美國的傳統外交，是以著名的門羅主義為基礎的，門羅主義是說美國不干涉歐洲



政治，歐洲亦不許干涉美洲政治。到了民主黨總統威爾遜任內，美國加入世界大戰，戰後美國又唱導所謂『威爾遜主義』，發起國際聯盟與國際法庭，打破美國不干涉歐洲事務的傳統政策。但民主黨終於因此失却政權。共和黨所把持的參議院，拒絕加入國際聯盟與國際法庭。共和黨上台以後，十餘年來，美國外交仍採取不干涉美洲以外事務的傳統的門羅主義政策。一九二八年美國務卿凱洛維創立非戰公約，但就是成立初期，非戰公約不過是空洞的宣言，並不因此產生國際的實際約束。可是這次史汀生的演說發表以後，就不然了。這演說雖然針對中日事件而發，但美國現已聲明廢棄中立，承認戰時國際協商，則門羅主義中美國對歐洲以外事務取中立態度的原則，已根本消滅。在美洲以外，歐洲，亞洲，發生什麼事故，美國都得站出來說話。這外交原則的重大變遷，是最值得注意的一點。但就美國帝國主義發展的歷程看來，這外交原則的變化，却是很容易說明的。在十八九世紀中，美國新從歐洲資本主義分裂而出，羽毛未豐。同時南北美大

陸大都未經開發，足供新興的美國資本主義的榨取發展。所憂慮的就只是歐洲帝國主義攫取美洲的市場與工業原料妨害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門羅總統唱導著名的不干涉論，避免歐洲國家侵犯美洲的利益。但到了世界大戰中，美國已一躍而成爲世界國家，南北美均已開發，不足供其發展。美國過剩的資本，與過剩的農產物及工業品，不得不向美洲以外找尋新的市場。因此美國的外交乃不得不打破閉關主義，開始企圖干涉美洲以外的事務。雖然爲保護南北美洲的市場起見，美國仍不廢棄門羅主義，但在爭取美洲以外的世界市場的時候，便有不得不以『威爾遜主義』，『史汀生主義』作補充的工具了。

所以『門羅主義』『威爾遜主義』『史汀生主義』聯合起來，造成美國主義外交的整個原則。無論共和黨或民主黨的政府，都是依着這原則做去，因爲只有這樣纔能保護美國主義的國內國外市場，而避免其他帝國主義的攫奪。

但要是世界上只有一個美國主義的存在，美國的外交自然可以躊躇滿志

爲所欲爲了。事實上却不然，除了已充分澎漲的美帝國主義以外，尚有許多正待擴張的帝國主義國家並存着。他們都各有一套外交法寶，各有一番辯護言辭，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庭抗禮。所以威爾遜主義和史汀生主義，在歐洲不免受『白里安主義』（唱導歐洲聯邦，以對抗美國）的打擊，在亞洲又不免碰『石井主義』（唱導亞洲門羅主義）的釘子。外交家和國際法學者儘管說的天花亂墜，帝國主義者還是靠着無畏艦，戰鬪機，坦克車，毒瓦斯，來決定他們的最後的命運。我們還管這些作什麼！

但是說史汀生的演說不會有半點效力却也不盡然。美國這態度顯明以後，各帝國主義者對東北事件的態度也跟着起變化。除非帝國主義者已準備立即開始一場大慘殺，他們還得對美國敷衍一下子。把東省名義上作爲大日本領土或保護國，對於美國面子太過不去。但要是名義上許東省設置一個中國政府所派的傀儡，而把一切政治經濟實際利益，許各國均霑，（我國許多學者名流亦作如此主張

），那麼美國也不會再說什麼話了。東北雖然早被日本打爛了，却有方法說明與非戰公約無關，不過這都是推測。帝國主義者的把戲，千變萬化，決不能讓我們預先知道的。

史汀生的演說中，說日本以自衛戰爭作帝國主義政策的假面具。從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知道史汀生主義也仍是帝國主義政策的假面具。怎樣運用外交，怎樣對付帝國主義是另一問題，但是揭破一切假面具，發現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却是一件最緊要的事。

(八月十三日)

## 談談外國燒餅歌

在這烏烟瘴氣的年頭，我們還能再說些什麼？爲了打破讀者們的瞌睡，我們且來談一談『外國燒餅歌』罷。這應該是許多人愛聽的。最近英國出版的『鬼學雜誌』，載着奧國著名預言家薛而維亞夫人的一段『鬼話』。據她說，又一次的世界大戰快要到臨；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這兩年，將成爲歷史上永不能忘之年。『每一個國家都受震撼。滿洲方面戰爭開始，有一潮流從極東起，汎溢各國，直到高山脈而止。』

雖然蔡元培先生告訴我們，說近代科學家已漸悟武斷的無鬼論之非，而欲加以探討（見申報月刊第二期）。但是像燒餅歌推背圖這一類的鬼話，不論是從『中國鬼子』或『外國鬼婆』口裏說出，在有科學素養的現代人，是再不能相信了。

、話雖如此，如果我們不把薛爾維亞夫人看作了『外國劉伯溫』，而把她看作是  
一個國際問題的專家，她這預言倒是十分有八九分帶着準確性的。

假如在現在有人肯定地說，今年或明年必然地要發生世界大戰，這人是大膽  
的，但假如說今年或明年可擔保不發生世界大戰，那個人却是更加大膽了。薛爾  
維亞夫人說的雖然是『連篇鬼話』，但這鬼話却代表目前世界大部分人不安的心  
理，目前世界無論何地，都已充滿了恐怖和緊張的空氣，感覺銳敏的人都相信空  
前的大慘劫將要到來，或遲或早，戰爭是無法可以避免了。

這不安的心理，決不是起於偶然的。因為目前裁軍啊，非戰公約啊，儘管說  
的像煞有介事，仍不能遮掩帝國主義整軍經武的事實。外交家口頭的國際和平越  
是說得天花亂墜，各國參謀部也越起勁地在準備戰爭，計劃向他國進攻。在目前  
，如還沒有嗅到正待爆發的偏地的火藥氣的，那準是感覺麻木的人了。

對於世界大戰的推測，一般最容易犯兩個錯誤。第一個錯誤是有人以為帝國

主義經濟恐慌，財政困窮，所以在這時開戰實為不可能。這種推測恰巧和事實相反，因為在事實上，戰爭是經濟恐慌的結果。經濟恐慌的程度越是加深，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越是無法避免。戰爭不但為掠取市場擴大資本勢力的唯一手段，而且在戰爭發生的時候，武器與軍需的製造工業驟然增加，使各種原料品與工業的價格抬高，所以戰爭也就是挽救經濟恐慌的最速而且最有直接效率的方法。雖然各國財政困難，似無支出大量戰費的可能。但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却不然。在『防衛祖國』的口號下，政府可以把全國的資力動員，以應付『國難』。財政預算的平衡儘可不必顧慮。所以以經濟恐慌的理由，說明各國不能立即從事戰爭，實適得其反。

第二個錯誤是說帝國主義國家因互相牽制着，所以不能立即促成戰爭。誠然，帝國主義者的對立關係非常複雜，在表面上陣容絕難分別。可是一到了戰爭開始的時候就不然。由戰爭所造成的環境逼着各國捨棄其不重要的利害關係，而

依其最主要的利害關係，立即確定其態度，或加入戰團的一方面，或維持中立。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以前，沒有人想得到同盟國的意大利竟加入協約方面作戰，而向以不干涉歐洲事務爲其外交原則的美國，居然成了決定大戰勝負的主要勢力，所以在戰爭未爆發以前，各國雖相互牽制着，各自顧慮其複雜的利害關係，而不能分別陣容。但一旦有二國挑撥戰爭時，其餘的國家便不能始終保持徬徨的態度。因此目前帝國主義的相互關係雖非常複雜矛盾，却不能成爲大戰不能爆發的理由。

就最近一二月來的國際情勢，大戰尤有在短期內爆發的可能。這又可以分幾方面來說：第一在歐洲方面，爲國際政治關鍵的德國，自巴本內閣登台及國會改選以後，民族社會黨漸變其反對法國的態度。法德右派的攜手在積極進行中。向來主張立即廢棄凡爾賽條約，收回失地，取消德國軍備限制的希德拉黨，現在不再提出此類口號。反之却和親法的中央黨談判，以冀取得一部分政權，同時聯合



制止正在囂張的德國共產黨。由此可見法德的接近，已漸成事實。（洛桑會議的結果，亦為法德接近之證。）這法德接近為歐洲反蘇聯戰爭的最重要的準備工作。這準備工作完成後，歐洲帝國主義迫不及待的對蘇聯進攻，自然毫無顧忌地發作了。

第二在遠東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侵略，軍事上受了義勇軍的牽制，外交上又碰了美國的釘子。如取妥協的緩進的態度，不易完全攫取滿洲。所以日本帝國主義大有一不做二不休之勢。同時又因農村經濟的崩潰，農民暴動的醞釀，日金匯價的狂跌，日本資本主義已到山窮水盡之境，非用戰爭謀得一條新出路不可。即使戰爭帶着冒險性，亦所不顧。在這情勢之下，對蘇聯的公開進攻，自有旦夕爆發之可能。

第三，在美俄關係方面，自最近史汀生，胡佛先後發表重要的演說，表示美國不能容忍日本在滿洲的侵略行為以後，美國的態度已逐漸明顯。為暫時對付

日本計，美俄的攜手亦漸有實現的可能。最近美國銀行家已開始和蘇聯作借款談判，美國承認蘇聯的提議，亦已死灰復活。從兩個主義上各趨極端的國家聯合起來的一點上，更可以看見戰爭危機的迫近。

第四，就英帝國方面，最近哇太華會議的結果，成立了帝國內部的商約，規定共同抵制探併政策。其對象雖亦包含美國，但蘇聯却被視為最主要敵人。哇太華會議以後，英俄商約將被廢棄，因此引起英俄國交的第三次破裂亦未可知。這亦可見英國對蘇聯戰爭是在積極準備中。

放在眼前的事實如此，大戰是不免要在短時期內爆發了。不過到底在那一天爆發，以何種方式爆發，却不能妄斷，因為我們究竟不是劉伯溫。但是中國內部如依舊是一團黑漆，中國民衆依然不努力猛進，無論世界局面變化到怎樣，中國只有更加糟糕，這却不必是劉伯溫，都能算得十分準確。

(八月二十一日)

## 史汀生和內田的鬭爭

日本帝國主義發言了。

日本外相內田自就職以後，於八月二十五日在議會發表重要的宣言。他說日本必須承認『滿洲國』，雖然他也承認『滿洲國』是從中國領土分裂出來的，所以承認『滿洲國』，便是承認中國領土的分裂。他辯明日本沒有違反非戰公約，因為日本在滿洲的行動純然出於『自衛』，自衛權是可以擴充到領土以外的，雖然中國的自衛權却不許存在領土以內。他說『滿洲國』的成立是出於東三省人民的合法願望，絕對否認出於日本的武力監造。他又明白地說出東北問題不能靠國際聯盟及一切條約來解決，這就是說，只有帝國主義的武力政策，纔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自從九一八事件以後，日本帝國主義雖然已屢從行動方面充分顯示了他的強盜行徑，却從來沒有從言辭方面顯示出牠的侵略政策，像這次內田宣言那樣具體而且堅決的。我們要知道，世界上有的國家，政府要人，儘管可以隨口說出『武力收復失地』和『長期抵抗』一類的話，甚至於發誓賭咒，但到後來却仍是按兵不動，甚至易『長期抵抗』而為『長期屈伏』。所以嘴裏越說的硬，越是不能相信。帝國主義政府說話就不然了。帝國主義的言辭，和專制皇帝的聖旨一般，說了都要做了的。帝國主義者行動做到了十分時，他話就只說到了七分。現在內田說出這樣明顯而強硬的話來，我們應該知道決不是隨便說的。強暴的言辭後面，跟隨着更強暴的行動！

內田外相的宣言中，有一句最明顯而值得注意的話。就是說：『就事實而言，列強常直接採用武力，而不恃此種和平工具（指國際聯盟及其他『和平機關』）以糾正或防止其在華重要權利之受傷害。』這話分明是在說，英國，法國，德國

，美國，俄國，都在中國搶奪過，日本爲什麼却不能搶奪？這句話實在是把一切帝國主義的嘴都堵塞了。這分明是說日本武力侵略之合法。內田能公然承認日本用武力侵略，這却比幣原外相的偽善態度，更乾脆痛快的多哩。

內田這豪爽的言辭，並不是說給中國聽，却是說給日本以外的帝國主義者聽的。他以爲對中國政府用不到多說，只要送幾架飛機大炮去就比滔滔雄辯強的多了。內田宣言却是針對別的帝國主義，尤其是針對美國帝國主義而發。這宣言竟可以說是本月初美國務卿史汀生的長篇演說的正式答辯。現在事態已十分顯明，除了美國以外各帝國主義者對於日本的在華侵略政策，多少已有了相當的諒解。任憑日本在中國怎樣蠻橫，法國決不站出來說話，英國也不多大理會。他們多少都想利用日本在別的地方，所以不願意傷了日本的交情。可是美國却不然。美國對日本斷不放鬆，因爲美國放鬆了日本，不但拋棄了在遠東的廣大市場，而且根本動搖了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權威，這是美國所斷斷不肯甘心的。最近一年中華

盛頓政府幾次向日本帝國主義用言辭進攻，尤其是最近史汀生的著名演說，更給與日本以重大的打擊。現在日本却向美國來了一個更兇猛的還擊。

東京的還擊何以比華盛頓的攻擊更兇猛的多？因為史汀生雖然斥責日本違反非戰公約，並聲言不承認『滿洲國』的合法存在，但到底態度還是軟的，史汀生只說過日本違反非戰公約時，美國當向各國諮詢對付辦法，却並不敢說美國決計用武力反抗。現在內田的態度就不然，他表示日本不接受一切外來的干涉，日本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戰爭。這比史汀生的兇狠的多了。

拿內田和史汀生的兩個宣言比較一下，我們不難看出美國的態度是比日本軟弱的多了。這顯然是因為美國在外交上陷於孤立的地位，所以不敢十分強硬。史汀生裝着十足緊張態度的辯辭，自然不敵內田的迭克推多式的論斷。墨索里尼說：『砲聲響於言辭。』自然這一回美國又是輸給日本了。我們且看華盛頓用怎樣手段對付。在總統選舉的前夜，美國政府的地位是非常困難的。美國在這時候顯

然不願意立即對日宣戰。但這重大的難關，却又決不只是在口頭上的鬭爭所能够打過的。

比胡佛和史汀生更可憐的，還有那些國聯調查團的先生們。李頓這一行人，來到了遠東，奔走了半年多。他們原來是奉了帝國主義的使命，來設法公平處分滿洲這賊物的。調查團的報告結論如何，現在雖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相信決不會承認滿洲傀儡國的合法。因為如果承認了傀儡國的存在，就是承認了日本在滿洲的獨佔，這是和帝國主義平分中國利益的原則完全相反的。所以調查團可以允許日本得更多的賊物，可是不能讓日本獨吞。現在內田的宣言，堅決地明目張膽主張要承認傀儡國，也就是獨吞滿洲，對於國際聯盟全『不賣帳』，這却丟失了調查團幾位先生的顏面。本來各方面對調查團的報告，已取懷疑的態度。但這報告書結論如何，究竟還值得注意一下。現在日本已有了這樣堅決的表示，無論報告書說的怎樣天花亂墜，都不會有用的。日內瓦大概不久將發表一大冊的文件，

可是這只有擱在檔案室的高架中，實在不值得翻檢一下。李頓他們這一遭是白走一趟了。

總之國際聯盟之對於東北問題的解決是不相干的，以後的鬭爭，恐怕是美日帝國主義的鬭爭，史汀生和內田的鬭爭。這鬭爭單用筆頭口頭當作武器是不够的，最後還是要用了飛機大砲和戰鬭艦，來決定遠東的未來運命。可是他們分贓式的鬭爭，是以彼此獲得相當贓物為最後目標的，我們若不能自救，只有自居於被處分的贓物而已。

(八月二十八日)



## 白俄

提起「白俄」二字，平常最容易引起誤會。因為這名辭可以有兩個解釋；一是指住居蘇聯西北方的一種民族，名叫「白俄羅斯人」(White Russians)，這是俄羅斯人種的一部分，現在在蘇維埃聯邦中間獨自造成一個「白俄羅斯共和邦」。另有一個解釋，便是指「俄國白黨」。這俄國白黨，是指在政治方面帶反蘇聯傾向的舊俄羅斯人。我們在這裏要說的「白俄」自然只指後者，而不是指前者。最近半年來，在巴黎行刺法總統的兇手，在上海經法庭開棺檢驗的俄國乞丐，在哈爾濱充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俄國人，這些都是帶白色政治色彩的「白俄」，而不是屬於白俄羅斯人種的「白俄」，請讀者先不要弄錯了。

用「紅」和「白」代表「革命」和「反革命」的兩種政治色彩，這是在法國

大革命時所發明的，但到了俄國革命以後，這「紅」「白」兩個名辭方纔流行於全世界。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帝俄時代的王室，貴族，官僚，軍人，地主，資本家，智識分子，大部分反對工人革命，經過數年的殘酷的內戰，最後却被革命勢力所克服了。這些王室，貴族，官僚，軍人，地主，資本家，智識階級的反革命分子，雖有一部分投降革命政府，成爲蘇聯的公民，但其中的大部分却不得不流亡國外，博得了「白俄」的雅號。所以「白俄」是代表了思想反動政治落伍的無國籍的俄國人。這兩個字實在包含着一种政治的悲劇意味。

這些流亡在世界各地的「白俄」，總數大約有一百二十萬人。住居法國的最多，約有四十萬人，即佔全數三分之一，此外住居在波蘭的有十一萬人，在德國的有十萬人，在羅馬尼亞的有七萬人，在南斯拉夫的有二萬五千人，在捷克的有二萬四千人。外則散處於保加利亞，希臘，波羅的海沿岸各小國，以及美洲，亞

洲各地。在中國居住的白俄，數目也頗多，大約有八萬人。一般統計，在哈爾濱有五萬六千人，在上海有九千人，在長春有一千人，在濟南有二千五百人，在北平有二百人。但實際上恐怕還不止這個數目。

白俄的生活是非常複雜的。一部分是前帝俄時代的貴族及資本家，革命初起時已把他們剝削所得的財產運送到國外。還有一部分是白軍的領袖，他們在內戰時，受帝國主義的接濟，賺得了不少的錢。這些有錢的白俄雖然做了亡國的寓公，却依然窮奢極侈，揮霍無度。不過這只是少數。大多數的白俄生活却異常地困苦，他們除了開飯館子和小店舖，做負販叫賣的生意以外，很有不少靠着行乞過活。在巴黎的熱鬧區域，常有舊俄的王公爵爺，胸口掛着舊俄的寶星勳章，拿着印滿爵位官銜的名片，給過路的人們刷靴子。有些美國的富翁，便給這些白俄叫化子幾塊錢，拿回一張名片，回國去的時候，就向人誇耀說：『我在巴黎是貴族爵爺給我刷靴子的啊！』

因生計的窮困與政治的仇恨，白俄便不免成了帝國主義用以反蘇聯的最忠順的工具。近年一切國際陰謀事件，尤其是反蘇聯的陰謀，大多和白俄有關。舉幾個顯明的事例，便如英國著名的『徐諾維甫書函』的偽造，洛桑會議中蘇聯代表莫洛甫斯基之被暗殺，駐波蘭蘇聯大使之殺害，以及一切顛覆蘇維埃政權的陰謀，如一九二八年蘇聯煤礦技師團反革命事件，一九二九年馬克蘭解放同盟事件，一九三〇年在蘇聯舉行著名的公開審判的『工業黨』陰謀事件，都是白俄所一手包辦的，背後却又都是帝國主義政府在發蹤指使。

法國是反蘇聯的領導國家，同時也是白俄的最大保護者。白俄居住法國的佔最多數。實際上巴黎成爲全世界白俄運動的中心。法國政府對於白俄的保護可謂無微不至。這是很顯明的，法國爲謀消滅蘇聯計，自然要利用白俄，當作走狗，恰和我國東北的白俄，替日本作走狗一般。但說也奇怪，法國雖是白俄的恩人，今年法國的大總統，却竟遭了白俄的毒手。那行兇的戈爾古洛夫現在雖已判處死

刑，但犯罪的原因却還不能十分明瞭。一般推測，大概也是反蘇聯陰謀之一，因為白俄希望法國元首被刺後，會引起歐洲外交的軒然大波，因而挑發反蘇聯戰爭。可是這個時機到底還未成熟，所以白俄不能達到願望。

現在全世界的白俄雖然是非常散漫的，裏面有皇黨，共和黨，也有社會民主黨，但却有一種軍事組織的存在。一九二六年據白俄領袖藍格爾將軍司令部的調查，全世界白俄受有軍事訓練而能應戰的有十二萬五千人，其中在法國四萬人，南斯拉夫四千人，捷克斯拉夫三千人，波蘭九千人，羅馬尼亞一千人。此種受過軍事訓練的白俄造成一種軍事組織，名『俄羅斯軍事總同盟』，設總司令部於巴黎，和法國參謀部有密切的關係。白俄軍隊有時並可在巴黎公開操演。此外各地都有白俄的軍事機關。最近據上海西報所載，白俄並在上海設立海軍學校，訓練海軍軍官。可見白俄備戰的熱狂。帝國主義對蘇聯的進攻一旦爆發，全世界十餘萬的白俄便可立即加入反蘇聯的最前線。所以白俄在國際政治中，不能說全無關

係罷。

我們都知道自從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以後，在東北的白俄非常活動。他們被日本政府收買，到處和中國軍隊及義勇軍抵抗。他們希望借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在西伯利亞造成白俄新國，雖然這新國即能實現，也不過和所謂『滿洲國』一般，做日本的傀儡而已。這種白俄的政治軍事活動，以後恐怕要一天比一天更發展。發展到白熱點時，也許立即觸發反蘇聯的世界大戰。這是關心遠東國際問題的人所不能忽略的一個事實。

九月四日

## 屈辱慘痛的一年

九一八事件的週年紀念到來了。這一年，這過去的一年，是近代中國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是中國民族最屈辱慘痛的一年！

這慘痛的一年，以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佔領瀋陽開場，以東京外務省正式承認『滿洲國』結尾。（到本文下筆時止，日本承認『滿洲國』雖尙未完全實現，但這只是時日遲早的問題。）在這一年中，東北三千萬勞苦民衆受盡了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蹂躪。上海以及東南各要區，瀰徧了民族抗日的鮮血。平，津，熱河，都遭了日軍飛機大砲的威脅。中國外交遭遇了空前未有的大屈辱。中國民衆身受了比殖民地土民更不如的痛苦經驗。

但有一事我們却應該感謝日本帝國主義者，因爲在這過去的一年中，日本帝

國主義者把一切『和平』『正義』『人道』『國際合作』的假面具完全揭穿了，使我們充分認識了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豺獐面目，使我們看破了帝國主義用以作掩護的所謂『國際聯盟』『裁軍會議』一類的圈套。假如我們不是世界上頂愚蠢的民族，日本帝國主義應該已經教導了我們，學得一點乖：我們以後應該再不會相信帝國主義世界中尚有『和平』『正義』的存在，應該明白除了採取民眾革命行動以外，再不能從帝國主義以及各種帝國主義的附屬部隊的重重包圍中，替中國民族殺出一條血路。

我們再回頭一看，這過去一年中，世界的局勢，變化得多利害啊！在過去的三四年間，雖然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一天比一天更加深，帝國主義內部的對立關係，也一天比一天更緊張。但是帝國主義者爲求避免本身的破滅起見，總是用挖東牆糊西壁的辦法，竭力彌縫。所以內部的危機雖然深入，而表面還支撐着『和平』與『理性』的空架子。可是九一八以後就不然了。瀋陽的砲火轟發以後



，資本帝國主義的矛盾與錯亂，已充分揭露出來。日本帝國主義公然向全世界宣告：所謂『非戰公約』、『國際聯盟公約』、『九國公約』以及所謂『國際公法』，一律作爲廢紙。其他帝國主義者只好默不作聲。以前幾年，在國際會議大學講壇上喋喋不休的那些『和平主義者』和國際法學者，現在只好把他們的談鋒收起。現在是輪到各國的參謀部人員和軍事專家說話的時候了。不但說話而且是行動的時候了。所以日內瓦許多虛設的『和平』機關，雖然照常例開會，已沒有多少人去注意牠們；國際聯盟雖然耗費無數的紙張筆墨郵電，事實上却不生半點影響。同時裁軍大會的結果，却引起了德國擴張軍備的要求；洛桑會議的成績，却加深了新舊兩大陸帝國主義的裂痕。美日在太平洋的海軍示威，與俄日兩國的積極備戰，這却成了過去一年中最重大的事實。

到現在世界大戰還未正式爆發，而且也許竟不在一九三二年年內爆發。但這只因爲帝國主義國內準備尙未完畢的緣故。在美國正遇到改選大總統，在英國帝

國內部糾紛尙未得適當解決，在德國政局的趨向還未完全確定，此外歐洲的帝國主義者都未完佈置妥貼，所以一時還不至開火。但自從去年日本佔領東省以後，帝國主義的武裝和平，已無法維持。今年日本承認『滿洲國』以後，世界大戰更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現在還有人相信滿洲的衝突，可設法彌縫，世界的和平與景氣可於短時期內回復，那不是蠢愚，便是有意在說謊了。

在日本陸海空軍的武力威壓下，在帝國主義列強的窺伺下，中國民族運動，又是怎樣的情勢呢？

在我們的政府方面，除想倚賴國聯，未見有別的办法。說是『不抵抗主義』也好，說是『長期抵抗』也好，說是『外交應付』也好，總之都不過是一些用以遮羞的代名詞，事實上只是屈服而已。雖然大家裝着武力收回失地，幾曾見政府派過一兵一卒到榆關以外？雖然政府認『滿洲國』爲叛逆，又幾曾下過討伐命令？日本海陸軍儘管蹂躪遍了中國的領土，日本飛機大炮儘管轟炸了中國城市，屠

殺了中國人民，中日兩國却依然是友邦。東南二京依然信使往來，鼎俎交歡。摩洛哥會長或印第安土人不能忍受的，中國却忍受了，無限制地忍受了！

中國信賴國際聯盟的結果是一場落空。費了一年的時間，許多次的會議，總算產出了一個調查團。而這調查團千辛萬苦所製成的報告書，又因了日本承認『滿洲國』這一打擊，未出娘胎便已夭折了。這一年來的教訓還不够，至今中國依然有人把這日內瓦的偶像，當作唯一的救主。這委實是一個大笑柄。

民衆的抗日運動又是怎樣呢？

居於社會上層的那些金融資本家，大商人和大地主。他們的把戲是早看透了。他們喊着『抗日救國』的空口號，事實上爲了抗日救國，拔去一根毫毛，他們都不願意。從上海戰爭中，已徵實他們反對武力抗日，因爲武力抗日必然地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他們主張抵制日貨，主張對日經濟封鎖，雖然暗地裏他們却大批的購進日貨。爲了麻醉一般人民，他們不妨唱着高調，但在事實上，中國資本家

離開了帝國主義，却是不能存在的。

學者名流的高談闊論，也够教人厭煩了。他們儘有許多大道理，他們儘有着許多不同凡響的『救國主張』，到底遮掩不了他們的卑怯心理。他們也擔當不了民族運動的重大肩仔。

只有東北義勇軍的抗日與上海十九路軍的自衛戰，方纔真正地表示民族的抗日運動。東北義勇軍無餉無械，又無堅強的組織，却憑着民衆的血氣，用人自爲戰的方式，居然驚破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膽。十九路軍得全國民衆的擁護，既乏接濟，又無後援，孤軍奮鬥，抗拒強大的日本陸海空軍至月餘之久。這只是因爲東北義勇軍和十九路軍，都代表了民衆革命的力量。只有民衆革命的力量，方是抗日的真實力量。

只有民族革命，對帝國主義作甯死不屈，絕不妥協的鬪爭，方能替中國民族打出一條活路。這應該是過去一年慘痛經驗指示給我們的重大教訓。（九月十一日）

## 日內瓦的黃昏

在本文執筆的時候，日內瓦帝國主義的集團——所謂『國際聯盟』——又在那裏舉行一年一度的常期大會了。在這秋高氣爽的時節，萊孟湖濱，照例是冠蓋如雲，各國的外交要人，照例又要準備好幾篇美麗的演說辭。『永久和平』『國際合作』的呼聲照例是響徹雲霄。可是到了今年，國際政治的氣候太壞了，日內瓦的湖光，不免要有幾分減色。各國的紳士先生們，雖然依舊要發表一些美妙的言辭，平和的祝頌，但是他們的虛偽的聲音，怎敵得震天價響的飛機聲，大砲聲，和各國兵工廠日夜不息的鐵槌聲！

『國際聯盟』自成立十三年來，除了隨時顯出帝國主義的狐狸尾巴以外，本來就不會幹出什麼成績。至多不過是替帝國主義做一種欺騙民衆的工具罷了，在

最近一年中，因帝國主義本身的矛盾顯露，所以帝國主義的集團——所謂「國際聯盟」——也處處暴露其虛偽怯弱。自從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以來，「國際聯盟」除了暗示中國向日本屈服以外，絕沒有履行牠的約章上所規定的任務。直到今年初，方纔派了一個調查團來中國。這調查團所負的使命，本來是想設法解決帝國主義間的相互衝突，換句話說，就是謀平分從中國所掠奪的贓物。可是在事實上，帝國主義的內部仍然不能一致，日本堅欲獨吞滿洲，竟不恤在調查團報告書未發表以前，單獨承認日本帝國主義一手包辦的滿洲偽國。這「滿洲國」的承認，分明是在向其餘帝國主義各國正式挑戰。在日本海陸空軍向東北及上海進攻的時候，「國際聯盟」既無法加以遏抑，現在日本正式承認偽國，「國際聯盟」自然也只好徒呼負負。所以無論調查團的報告書內容怎樣，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將不受「國際聯盟」任何行動的拘束，已非常明白。「國際聯盟」既為帝國主義的集團，為謀帝國主義宰制世界的共同利益計，「國際聯盟」自然斷不能讓日本退出。所以日本帝

國主義的要挾政策必然成功。『國聯』不能使日本就範，而日本則將使『國聯』就範，這是必然的。所以我們不必再等待什麼，就東北事件中，『國際聯盟』的全部破產，已經是確定了。

『國際聯盟』到目前為止，本來不過是一個『歐洲聯盟』，因為『國聯』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歐洲國家居其四，『國聯』成立以來的工作，十之八九是屬於歐洲方面的。如『國聯』在亞洲不能行使其職權，而在歐洲尚能維持其威信，則猶有可說。但自今年，因裁軍會議的失敗，及最近德國軍備平等權要求的提出，使『國聯』在歐洲的基礎也動搖了。我們不知道這種虛設的機關，還要牠幹什麼？

所謂裁軍，本來是『國聯』最主要的任務。大戰以後，帝國主義因為要欺騙國內的民衆，所以在國聯規約中，規定了裁軍這一條。自『國聯』成立以後，費了十三年工夫，經過了許多次的預備會議，到今年二月方勉強開成了一個裁軍大會

·這裁軍大會我們在以前文章裏已經說過，除了帝國主義者各自玩着把戲之外，不會決定了什麼。現在大會經延會數月之後，又要繼續開會了，同時却來了一個重大打擊，德國聲明在各國未承認軍備平等權以前，不參加大會工作。這一個聲明使那個本來已奄奄一息的裁軍會議，完全陷於破裂。現在已再沒有人相信裁軍會議可得到結果。現在已不是『裁軍』的問題而是『增軍』的問題了！

原來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撤廢軍備，德國陸軍減至十萬人。這是在上次大戰中德國戰敗後的結果。最近幾年來德國漸恢復其帝國主義的地位，為謀對外擴張及恢復已失的地位計，德國自然必需有強大的軍備。所以今年裁軍大會中，德國提出了一個軍備平等的難題，要求各國一律裁減軍備，至與德國同等，如不能做到這個，則德國有重行擴張軍備之權利。這個要求在裁軍大會提出後，不得結果，所以最近在大會延會期內，德國又正式向法國提出。並且已聲明在此項平等權未得各國承認以前，德國不參加國際裁軍工作。說得明白些，就是：如各國不給



與德國以軍備平等，德國亦將軍方面的擴張軍備。這樣就是最近「國際聯盟」所受到的威脅。

要求帝國主義者裁減軍備，那是與虎謀皮。德國也明知一般的裁軍決無實現之一日，所以德國要求所謂軍備平等權，實際上等於要求自由擴張軍備。德國自由擴張軍備，則其他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法意英日等自然更有權要求繼續擴張軍備，因此所謂裁軍會議，便做到了各國一律擴張軍備的結果。而表面上以和平及裁軍為使命的「國際聯盟」，將顯出了武裝強盜集團的真面目。

自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略中國以來，「國際聯盟」的假面具已揭破了一大半。自裁軍大會失敗，軍縮運動一變為軍擴運動以後，「國際聯盟」的假面具，却整個的揭破了。「國際聯盟」本來是用以作帝國主義的掩護工具的。「國聯」真面目揭露以後，已失其掩護的效力。而事實上當帝國主義的內部衝突充分暴露而無法緩和時，自亦惟有出於最後的武力解決。到這時一切所謂和平的遮眼法，自

然已都無用處，『國際聯盟』就可把大門關上了。而所謂國聯約章就等於神聖同盟與海牙和平公約，只可用作外交史的研究資料。就最近緊張的國際形勢看來，帝國主義的武力衝突已迫在眉睫。今年的『國聯』大會，也許竟是末次的大會都未可知。但現在還有些人要把這奄奄一息的『國際聯盟』，當作有求必應的神靈，真不能不使人驚奇了。不知道此中的內幕，存着多少希望，猶有可說。對於拆穿了的紙老虎，還捧着自慰，何以自解呢。

（一九一八週年紀念日）

## 國際局勢的新發展

最近這幾天，國際局勢，有非常重要的發展。這新發展的形勢，雖還未十分判明，但顯然是由於兩個嚴重的事實所促成。這兩個嚴重的事實就是：（一）日本不願美國的反對而公然承認『滿洲國』；（二）德國因軍備平等權問題要求不遂，拒絕出席日內瓦的裁軍談判。這兩個事實，前者是屬於遠東局勢，後者是關於歐洲問題，看去似乎沒有關係，實際上却互相牽連着而影響於世界政治的全體。

要明白這新發展的情勢，先得把過去一年來的國際形勢追述一下。自從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省以來，這一年來國際形勢，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是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線的成立。這反蘇聯戰線以法國為其領導者，日本為其東路的先鋒。日本在中國的武力侵略，其主要目的固然在於使中國殖民化，然欲求得其餘帝國

主義者諒解，却不能不用反蘇聯來作解辯。因此在反蘇聯的共同立場上，法日帝國主義結成了密切的關係。同時在歐洲，裁軍大會的開始，德國債款的減輕，緩和了歐洲帝國主義的內部衝突。法國甚至不恤和德國的右派政黨妥協，以聯合對俄。因之在法日帝國主義領導下的反蘇聯戰線的成立及其堅結，爲本年最明顯的事實。而蘇聯方面大聲疾呼，認爲二次大戰將臨，却不是神經過敏。第二則爲美帝國主義對立關係的尖銳化。因世界經濟恐慌達於極度，資本主義國家欲挽救本身危機，不得不相互爭奪金融工商的領導權。居帝國主義領袖地位的英，法，不得不盡力排除美帝國主義的勢力，因此便造成新舊大陸的衝突。往年白里安所主張的歐洲聯邦雖未能成爲事實。但是洛桑歐洲協定成立後，歐洲內部的對立關係暫時緩和，英法德結成聯合戰線以與美國對抗，企圖抵賴歐洲欠美的戰債，致使美國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這形勢却十分明白。

所以過去一年中，遠東方面雖因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鬧的天翻地覆，

而國際局勢的關鍵則仍在於歐洲，而歐洲局勢的關鍵則又在於德國。因德國的右黨政府有親法的傾向，所以法德接近；因有聯合對美的必要，所以英法接近；因英法德聯合，反蘇聯戰爭的時機成熟，所以法日能在遠東勾結成一起。但同時因日本在遠東的積極擴張，美日衝突乃愈益尖銳化。無論在遠東和在歐洲，美國和蘇聯都陷於孤立狀態。因此美國和蘇聯乃反有接近的可能。尤其在近二三日來，美俄兩國進行非正式談判，美俄復交聲浪頗高。這就是到最近為止國際政治的連鎖狀態。

日本帝國主義最近悍然不顧一切，承認滿洲偽國，實因為有這個連鎖存在的緣故。因為日本知道法國為反蘇聯的緣故，對日本併吞滿洲必不加反對，而英國因聯合對美的關係，其遠東政策多少亦必與法國一致。英法既不會堅決反對，而美俄在一時間又無攜手可能，所以不在這時下手，把東北三省處日本保護下，尚待何時？

可是這運鎖却因德國軍備要求的提出而被破壞了。德國軍人領袖下的現政府，德國政府大權在興登堡總統與聯邦陸軍首長希萊休手中，內閣總理巴本只是傀儡。爲鞏固其國內政權起見，不得不謀解除凡爾賽條約的束縛，恢復德意志帝國的海陸軍備。德國向法國要求軍備平等權，以此作德國加入反蘇聯戰線的交換條件，原以爲可得到諒解，誰知法德的裂痕太深了，到底不能設法填平，法竟拿條約神聖義務來加駁斥。這還不算什麼。德國本以爲英國一定援助德國，可是本月十八日英國發表的覆文，却比法國更爲強硬，簡直不許德國恢復軍備。這分明是英法兩國預先串通了幹的。因此德國碰了一鼻子的灰。如果因此把軍備平等的要求撤回，不但對外失面子，對內也無法緩和人心，政府勢必倒坍。所以現在德國政府仍只好硬着頭皮，以不參加日內瓦裁軍談判相要挾。各國本不打算裁軍，所以裁軍大會停頓却不十分要緊，不過因此反蘇聯戰線却又破裂，德國不免和俄美更加接近，國際形勢整個地改變起來。所以英法必須設法壓迫德國纔行，而欲壓

迫德國，則更必須聯絡美國。換句話說，因德國軍備要求的失望，國際的連鎖破裂。歐洲帝國主義非取銷反蘇聯戰爭的計劃，則必消滅共同對美的聯合。

因此最近我們從報紙上看到幾個離奇的消息：第一是美參議員胡佛總統的心腹李德到歐洲與法國政府要人談判，希望法或贊助美國的遠東政策，以輕免戰債及助法對付德國軍備要求為條件。第二，德國請求日本居間調停，俾解決軍備平等權問題。第三，日本著名實業家松岡赴俄，商訂向蘇聯購買石油之契約，因此俄日接近的呼聲頗高。

以上的消息，雖都不能徵實，但因最近日本承認『滿洲國』與德國不出席日内瓦裁軍談判二事，帝國主義者內部已發生分化作用，則為明顯的事實。因德法關係的惡化，美國當然可利用時機，以擊破歐洲的反美聯合。此反美聯合如被擊破，則日本在遠東方面將陷於孤立地位，國聯或可對日取強硬態度，而日本亦將被迫不得不取相當的讓步。日本欲維持其東省侵畧所得的地位，或可對蘇聯表示

好意，德國明知美法重行攜手，將不利於德國，故寧願日本居間調停，使德法可重行接近，使反蘇聯戰線不至破裂。

總之德法關於軍備問題的鬭爭，現已轉變而成爲美日的外交鬭爭。如美國的政策成功，則歐洲反美聯合破裂，德法裂痕加深，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暫時緩和，而日本則不免處於孤立地位，對於永遠被支配的中國，暫時可說是有利的。反之如日本的政策勝利，則歐洲不能和美國聯合，反蘇聯戰爭，或將積極進行，美國外交則陷於孤立地位，這不但於中國不利，而且最後的武裝衝突，將要逼近前來。

(九月廿四日)



## 評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自從東北失陷以後，中國政府的唯一外交方針，便是倚賴國際聯盟。國際聯盟自受理中日爭端以後，唯一的實際行動，便是派遣調查團。這為全世界所注目，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現在已於十月二日在日內瓦，南京，東京三處同時發表了。我們雖然還不及一讀這報告書四百頁的全文，但是從外交部所發表的節要，我們已可以明瞭內容的概畧，以及所建議的解決方案的全都了。

這報告書內容怎樣？解決方案對中國又怎樣？

在這報告書未發表以前，各方面揣測，這報告書將不利於日本。但不利於日本，却不一定有利於中國。現在報告書發表的結果，不幸竟不出我們所預料。調查團的觀察及結論，誠然對日本頗有不利，但對於中國的不利，却更大於對於日

●●●  
本的不利

最不利於日本的有兩點：（一）承認日本武力佔領瀋陽不能視為一種自衛行動；（二）承認『滿洲國』非出於東三省人民自動的組織，而由於日本官員的發縱指使。在第一點，雖已證明了日本的違犯非戰公約，在第二點，雖已證明了日本的違犯國際聯盟公約和九國條約中關於尊重領土主權的規定，可是報告書對於破壞條約的責任問題，仍故意含混着，沒有下一句斷語。如果認定日軍非出於自衛，而係侵略行爲，則在結論中至少對於中國所受損害應該有賠償的規定。如果認『滿洲國』的製造乃破壞中國領土主權，則更應該把滿洲行政權全部交還中國。報告書全文沒有一個字提到損害賠償，而且不主張把行政權全部交還。所以這兩點雖不利於日本，却只在道德的精神的方面。實質方面並沒有叫日本負一點責任。換句話說，在面子上日本有些難以爲情，實際上却並無損失分毫。

可是對於中國却更不客氣了，報告書第一章裏說了許多中國政爭，內戰，內

部分裂的話。說中國沒有鞏固的政府，說中國紛擾足以危害世界和平。而且牛頭不對馬嘴地，硬把帝國主義者自身應該完全負責的世界經濟衰落的原因，諉卸到中國人身上。雖有一部分事實是中國自己不爭氣，沒法堵塞旁人的嘴；但凡是獨立國家的內政問題，斷不許別國或國際機關橫加干涉。在國聯所派委員的正式報告中，發表了批評內政的許多不堪的話，這不僅丟盡顏面，而且簡直是對中國的重○大○侮○辱○了○。

但是我們且不必顧面子，再看報告書有沒有給中國以實際的利益。在這一點我們對於報告書的失望是更大了。我們看那第十章最後結論中調查團所建議的辦法，主張把東三省變成無軍備區域，以外國軍官所教練的憲警隊維持地方秩序，中國軍隊不准駐紮。除第一任的行政首長外，中國政府不能任命官吏。中國政府只能管理海關郵政及鹽稅（注意，這是因為關稅及鹽稅大部分都已用作外債擔保了），印花稅及烟酒稅便不能完全管轄。除外交事件外，中央政府無權命令東三

省政府。這樣的辦法，是不是索性中國不要了東三省倒乾脆？又報告書允許日本自由參加東三省的經濟發展。中國方面始終反對的商租權，調查團却主張擴張到滿洲全部。此外假如我們把報告書的結論逐項詳細研究，依照此項建議中國所受的實際損失，恐怕沒有人能夠計算了。

實際上這報告書的全文，是處處自相矛盾的。我們如把報告書第九章中列舉解決中日爭端的條件，研究一下，便可發見無數的矛盾。如解決條件中，聲明解決方法須『遵照國聯公約及九國條約的規定』，但按照第十章所建議滿洲自治的辦法，顯然違反國聯公約與九國條約中尊重領土主權的規定。第九項說明應謀東三省的對外安全，『防止外來的侵略』，但又不許宗主國在當地設置國防軍隊。調查團整個建議中，都主張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但又主張中國主權下的滿洲，設立『廣大範圍的自治』。這自治的範圍廣大到中國政府不能設官收稅，中國兵士不能進滿洲領土。這樣還能稱作『主權』，真是國際公法上的一個重大笑柄！

報告書的觀察及建議的不澈底與自相矛盾，固由於調查團編製報告書的時候，處處想顧全中日雙方的體面，同時亦由於報告書另有作用。報告書固然決不幫忙中國，同時也不徇日本片面的要求，牠的根本用意，是在於把東三省乃至整個中國造成國際共管，中國當然被犧牲，但應由國際帝國主義平均分肥，而不能讓日本獨佔。報告書主張滿洲自治，由外國軍官編練警察以維持地方秩序，由中立觀察者輔助兩國間滿洲問題之解決，這都可以看出報告書的用意。整個報告書中，最值得注目的，是第九章的解決條件的第十項。這一項是說：

『中國近時的政治不安，是對於日本友善的一種障礙；而因遠東和平的維持，有關於國際合作，故尤為世界其餘各國所焦憂。且因以上所舉的條件，非在中國有一強有力的政府，不能求其實現。所以欲得滿意的解決，此後必須依照孫中山博士的建議，暫時由國際合作以謀中國的内部改造。』

故孫中山博士有沒有過這樣的建議，我們不知道，但國聯調查團主張中國必

須由國際共管，方可得到『滿意的解決』，我們却明白了。

但是調查團雖發表了一篇大文章，提出巧妙的解決方案，能不能發生實際效力，却很難說。其實調查團起草報告書時也明知發生效力的困難，所以報告書不但處處對日本讓步，而且主張用一種非驢非馬的『顧問會議』，讓中國和日本直接去商量詳細的解決辦法，把國聯的責任推卸得乾乾淨淨。就是這樣，事實上怕也不能樂觀。且不問中國態度怎樣，日本帝國主義能否接受這報告書，放棄在滿洲和中國其餘部分的獨佔政策，而甘心讓他國分肥，却是一大疑問。

(十月二日夜半)

## 報告書發表以後

我們應該十二分地感謝國際聯盟調查團，因為牠替帝國主義寫了一張供狀，牠暴露了國際帝國主義的掩蔽着的意志！國際帝國主義的意志是什麼？就是中國的瓜分和國際共管！

自從調查報告書發表以後，英，美，法，意，德的政府報紙，異口同聲地加以稱揚，說報告書所建議的解決方案，是十二分的公平。不錯，報告書是很『公平』的，不過是帝國主義所謂『公平』。在帝國主義看來，把中國的整個東三省，搶劫了去，把中國的主權利益偷盜了去，這都不算是不『公平』。但是搶劫偷盜去的贖物，却給日本帝國主義獨自享受，其他帝國主義一概不得分肥，這才是十二分的不『公平』。所以應該把日本所獨佔的東三省，乃至從中國所搶去的

一切贓物，用梁山泊『大秤分金銀』那樣的方法，來平均分配，這便是李頓報告書的所謂『公平』。

李頓報告書指出日本的『軍事行動』，不能認為合法的正當防衛，這是在指斥日本不應該單獨向滿洲下手。意思是要叫日本把搶去的東北交出部分讓各國分肥。却並沒有說起日本應該向中國負責，更沒有說到日本是破壞了九國條約和非戰公約。

報告書承認『滿洲國』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所以非取銷不可。但是取銷了這個充日本傀儡的『滿洲國』以後，調查團却主張另行建造第二個『滿洲國』，以充國際帝國主義的傀儡。這第二個『滿洲國』和第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第一個完全由日本『顧問』指揮，而第二個『滿洲國』則由各國洋『顧問』共同掌握一切統治權。

報告書主張日本軍隊應該撤退，因為滿洲不能讓日本獨佔。但是滿洲的名義



上的主人翁——中國——却不許派兵駐紮，另外設立一種憲兵，由各外國教官訓練指揮，以維持滿洲內部的安全。

總而言之，調查團承認中日爭端是起於「中國內部分裂」以及「排外」「抵貨」等原因，所以日本為保障其合法『經濟利益』起見，武力佔領東北，在原則上並沒有錯，不過手續上有些不合。因為在手續上應該和國際帝國主義共同合作，現在日本却獨自下手，並且在滿洲創造了一個傀儡國，由日本獨佔，報告書認這一點是不對的，所以建議把滿洲變成一個國際共管區域，只剩下一個名義給了中國。此外一切軍備，政治，經濟，金融，都應由各帝國主義者共同支配，不過可以讓日本佔着較大的份兒。

報告書不但主張東三省照如此辦法，而且主張整個中國都非照如此辦法不可。從整篇報告書看來，有着一貫的論調，就是說：『中國內部不統一，和抵貨排外，足以擾亂世界和平，東三省的中日衝突，不過是一個明顯的例罷了。所以為

維持世界和平起見，必須「國際合作」以謀中國內部統一。在滿洲一部分如此，在全中國亦然。而且中國如果不是由國際共管，即使滿洲由國際共管了，也仍不是「最後滿意的解決」！

這樣，帝國主義所謂『維持世界和平』，實際上是在計畫瓜分中國，這還是和中午的太陽一樣的明白嗎？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目前的中國問題，是在三種勢力的鬭爭中。這三種勢力的勝負消長，將決定中國民族的未來運命。這三種勢力就是：（一）日本的亞洲大陸獨佔政策，（二）國際共管，和（三）中國民族解放的鬭爭。

日本帝國主義早已把中國看作了牠的禁樹，所謂『大陸政策』，所謂『亞洲門羅主義』，所謂『共存共榮』，雖說法不同，都在表示中國應由日本獨佔，斷不讓他國分肥。所以牠在別的方面可與各帝國主義合作（尤其在反蘇聯的運動中），但對於中國的獨佔政策，決不輕易讓步。以國際共管為骨幹的李頓報告書，

自然不免遭日本的強烈的排斥，爲反對中國的國際共管，甚至脫退日內瓦那個虛設機關，以至於和別的帝國主義者公開武力衝突，亦所不惜。

除了日本以外，一切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美，法，意，德，也斷然不肯自動的完全放棄中國，所以他們必須做到中國共管，方可避免日本的獨佔。這從李頓報告書的內容，已可很明顯地看出牠們的意向。

第一種勢力如果得到最後的勝利，那是不必說全部中國便繼台灣朝鮮人之後，而成爲昭和和天皇的順民。不然，日本的獨佔政策失敗了，國際帝國主義起而代之，那末由國際共管下的中國，便將成爲第二埃及和第二摩洛哥，這也是沒有疑問的。

也許有的人以爲做第二埃及及第二摩洛哥，可比第二朝鮮，或第二台灣差勝一籌，但是我們却覺得奴隸不會有兩樣的生活。要避免這奴隸的命運，自然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中國民族和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

放的鬭爭。如果中國不甘心於殖民地化，中國人民不甘心於奴隸的運命，那末民族解放的鬭爭便是最後的唯一的活路。

李頓報告書發表以後，我們將見第一種勢力與第二種勢力的鬭爭，到非常緊張的程度。國際聯盟將於下月討論中日問題，美國總統選舉將於十一月初旬揭曉，以後美政府必表示顯明確定的態度。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則正在擴張軍備，趕造軍火，以作實力的準備。所以不久我們將見帝國主義者將因爭奪中國而決最後的雌雄。但是第三種勢力又怎樣？難道除了東北人民的孤軍奮鬥以外，竟不會再見中國民族解放的鬭爭？除了無補實際的呼號和咒詛以外，再不會有民衆的實力的表示？除了倚賴和投降帝國主義以外，中國民族就永不能自救嗎？我們却不敢相信。

（十月九日）

## 最近的國際形勢

生活週刊在最近的半年來，特別闢出了一些地位，對於國際現勢和中日問題，作有系統的分析 and 評述。這半年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是這半年來的國際事變，却是千頭萬緒。但在這千頭萬緒中，依然可以尋出整個的線索，和一般的趨勢。尤其是最近因德國提出軍備平等的要求，裁軍會議陷於停頓。同時國際聯盟調查團的報告書發表，使半年來混沌的局面暫告一段落，使我們可以看清國際事變的明白趨勢，和中國所處的現在地位。我們時常接得讀者們的來信，希望我們對於國際形勢有整個的大勢的分析。因此我們特把這半年來的國際事變，暫時總結一下，我們便得到以下的一篇清帳：

(一) 因空前的世界經濟恐慌，達到了頂點，資本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日益暴

露，其本身崩潰可計日而待。

(二) 帝國主義爲求掩飾其內部的矛盾，避免其本身的崩潰，對於爭奪世界市場及殖民地的鬭爭，遂愈益尖銳化。最後終於不免轉變成公開的武力衝突。所以帝國主義的第二次世界戰爭，已無法避免，而這世界戰爭便將直接促成帝國主義的滅亡。

(三) 這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爭，包含着兩個可能性，一爲帝國主義的內部戰爭，二爲帝國主義的反蘇聯戰爭。

(四) 因爲目前已在世界戰爭的前夜，所以帝國主義在加緊擴張軍備，準備廝殺。同時則又用了國際聯盟，非戰公約那些偽善的面具來掩護他們的備戰的事實，並以欺騙愛和平的民衆。

(五) 中國這一塊廣大的商品及投資市場，在帝國主義勢力支配之下，日益加深殖民地化。同時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也在這一塊肥大的土地內，特別顯

現，帝國主義者一方面聯合鎮壓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另一方面則互相爭奪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利益。九一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佔領，日美對立關係的顯露，日俄衝突的尖銳化，便成了未來世界戰爭的導火線。

以上所述的情勢，本來已和中午的太陽一樣地明白。自從國際聯盟調查團報告書發表以後，我們更如同讀了帝國主義的坦白的供狀。這報告書把世界經濟恐慌的責任，全諉卸到中國民族運動的身上。把中國消極態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如廢除不平等條約，抵制外貨等，認為擾亂世界和平的原因，建議把滿洲及中國其餘部分作為國際共管區域。同時為緩和帝國主義的內部衝突，一方面主張取消由日本帝國主義監造的『滿洲國』而代以由各帝國主義聯合監造的『滿洲自治政府』；他方面則又許與日本帝國主義以在滿洲的特殊優越權利。這是多麼兇狠多麼橫暴的野心！但却是用了『國際聯盟』的名義，用了和平正義的名義！

還有一個事實，已經經過了無數次證明的，在這半年中，又增加了許多次的證明，這事實是什麼？就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國內壓迫民衆剝削民衆的各種勢力，永遠結成十分親密的同盟。帝國主義借用了中國本地的刀來殘害中國民衆。所以帝國主義的集團，日內瓦那個分贓機關，成了中國的太上政府。東北的義勇軍，上海的人民抗日戰爭，却坐視其餉盡糧絕而自行消滅。明明是向帝國主義屈服投降，却稱作『不抵抗主義』或『長期抵抗』。在中國人的領土內，却不許有愛國運動。在九一八的慘痛紀念日，却不許人民有反抗帝國主義的任何表示。

不僅軍閥，官僚，財閥，買辦，是帝國主義的同盟者，連我們的學者名流也成了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有很多的學者名流主張中國由國際帝國主義共管，主張中國自動放棄東三省，丟棄東北三千萬同胞！自從調查團報告書發表以後，他們更竭力恭維頌讚。一個公開地主張瓜分中國的文件，他們却稱之爲『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書』！



帝國主義的進攻，並不純然是外面的。日本的海陸空軍任是怎樣的猛烈，但是沒有趙欣伯，鄭孝胥一輩子的內應，帝國主義斷不能鞏固其在殖民地的統治勢力，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同時帝國主義征服全部中國，要不是在中國內部有其同盟者的存在，也決不能得手。唯其中國內部有帝國主義的同盟者存在，這才是中國民族的最大的危險。一般人把先安內後攘外，先攘外後安內這一個圈子轉來轉去，轉不出去，就只因爲沒有明白了這一點的緣故。其實安內與攘外本來就只是同一件事。決沒有寬恕了內奸而可以排除外患的；忽略了外敵，也斷不能求得內部的安甯。

中國民衆並不是全沒有用的。假如說中國民衆永不能抵抗帝國主義與其同盟者的內外夾攻，則不該有東北義勇軍的奮力鬪爭；不該有上海十九路軍的孤軍抗日；更不該有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的五卅運動與香港大罷工。何況帝國主義的本身崩潰已不可避免，全世界勞苦民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已蓬勃而不可遏抑。這四

萬。餘。萬。廣。大。羣。衆。的。大。叛。變。必。有。一。日。到。來。推。翻。了。帝。國。主。義。世。界。的。現。存。秩。序。不。過。這。必。須。在。中。國。民。衆。充。分。明。瞭。了。自。身。任。務。和。環。境。形。勢。的。那。個。時。候。到。了。民。衆。充。分。認。識。了。帝。國。主。義。的。真。實。面。具。用。民。衆。的。武。力。來。和。帝。國。主。義。及。其。同。盟。者。作。堅。決。的。鬥。爭。那。不。論。帝。國。主。義。的。力。量。怎。樣。強。大。網。羅。怎。樣。周。密。也。是。無。法。抗。禦。的。這。不。是。中。國。民。族。的。唯。一。出。路。也。是。一。條。最。後。的。必。勝。的。路。！

(十月十七日)

## 德國政爭的透視

德國的內部政治鬭爭，自上屆國會選舉後，發生劇烈的分化作用。這政治的分化，對於德國的前途，和國際全般局勢，都有重大的影響。現在新國會選舉，又將於下月六日舉行投票。德國的全體選民，又須參加一次劇烈的政爭。我們趁着這時機再把德國的局勢，來申述一下。

到七月三十一日國會選舉的時期為止，德國政治鬭爭的分野，是法西斯黨，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的三個方面，我們在以前文章裏已經敘述過了。這法西斯黨又包括了希特勒的民族社會黨與胡琴堡的國權黨。這兩派雖然分道揚鑣，但是都站在反對民主主義的立場上，為和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鬭爭起見，結成了聯合戰綫。七月三十一日的國會選舉，為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黃金時代，希特勒派繼續不

斷的勝利，使民族社會黨奪取政權，有炙手可熱之勢。同時德國總統與登堡和巴本，斯萊轍內閣，以德國陸軍軍人及國權黨為後盾，與民族社會黨暗中勾結，謀滅削社會黨與共產黨的聲勢，實行復辟或軍人獨裁制度，所以在七月底那時候，一般人推測，希特勒可取得政權，與登堡合作，以建立法西斯政治。這德國法西斯政權的成立，自然不免使歐洲大陸風雲變色，而為一般人所意想的事。

但是七月三十一日的選舉結果，却竟出於希特勒意料之外。因民族社會黨的過分飛揚跋扈，引起了德國一部分人民的反感。選舉結果，民族社會黨席數雖有增加，但未能獲得所預期的絕對多數。因此希特勒以合法的手段，獨攬政權的企圖，遂成為泡影。民族社會黨非和其他右派政黨聯合，不能組織政府。於是法西斯派的兩種勢力——民族社會黨與國權黨——內部起了分化。在七月三十一日選舉以前，兩黨為壓迫無產階級起見，雖總成聯合戰線，而選舉以後，則又因互爭政治的領導權，而陷於分裂。希特勒要求登堡和巴本屈服，以政權的全部或大

部分讓渡於民族社會黨。而巴本政府則因希特勒在國會中無絕對多數，轉取強硬態度，利用各黨勢力的分散，謀繼續維持其政權。因此這兩派的衝突，非常劇烈。在七月以後，德國政局爲右派與左派的鬭爭，而在八月以來則轉變而爲右派內部的鬭爭。

這右派的兩種政治勢力，雖同屬於法西斯主義的傾向，但是所包含的分子，却不同。希特勒的民族社會黨以大地主及金融資本家爲背景，而以受經濟恐慌壓迫不滿於現狀的小資產階級及工人階級爲其組織成分。希特勒的夢想，在於抄襲意大利法西斯黨的老文章，在他自身，德國的慕沙里尼的獨裁政治下，維護並擴充德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反之，巴本內閣則以德國軍人，前皇室貴族及東普魯士大地主爲其背景，目的在於回復歐戰前的軍閥主義統治，甚至夢想荷漢沙倫皇朝的復活。這一派以德國在職和退伍軍人，以及極端國家主義的青年，爲其組織成分。換句話說，這兩右派的勢力，前者爲新創的，純粹法西斯主義的；而後者則

爲復古的，軍國主義的。

德國目前的政治鬭爭，已經越出了民主國家政治鬭爭的範圍。在英法等民治國家，政治鬭爭，以報紙，選舉，集會，演說爲其唯一方法。但在德國則已形成公開的武力鬭爭。我們知道希特勒黨有數十萬的武裝挺進隊，和其他青年武裝組織。同時國權黨也有鋼盔團的組織，更有陸軍現役軍人在陸長斯萊轍指揮之下，作現政權的後盾。凡爾賽條約<sup>註</sup>然規定德國陸軍以十萬人爲限，但是現在在這兩黨指揮下的非正式軍隊，其數目當十倍於此。這衝鋒隊與鋼盔團兩種「民間武力」，被用作右派兩大黨政爭的工具，到處互相鬭毆，鬧得天翻地覆，頭破血流，這是我們在每天報紙上可以看到的情形。

自然，除了右派的勢力以外，左派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他們的勢力也還是不可小覷的。尤其是因右派內部既有了分裂，左派各黨在下屆選舉中，更有獲得勝利的希望。但在目前，在爲法西斯主義而瘋狂着的德國，左派要想起而壓倒

一切反動勢力，這在事實上却還是不可能的。

在此種情勢中，德國政治將產生兩種必然的結果：第一，在外交方面，德國將更取強硬態度，對於軍備平等權的要求，凡爾賽條約的修改，德國戰前殖民地的回復，必出全力以求之。因為這不單是爲了對外，有復興德國帝國主義的必要；同時爲了應德國資本家的要求，也非如此不可。任何政府如對外不能取強硬態度，必不能得右派的擁護。最近巴本政府對於軍備問題，取頑強政策，雖因此開罪於英，法，亦所不恤，這有一大半，是由於內政情勢迫之使然。因此以後德法帝國主義的裂痕必將日益加深，帝國主義內部的武裝衝突，有日益迫近的可能。

第二，用以作資產階級獨裁政治的掩護工具的章理憲法，實際上也已成爲一撮廢紙。因爲無論希特勒，無論巴本，無論斯萊轍，無論興登堡，都已看不起共和憲法，都已用不着這勞什子。最近政府方面竭力鼓吹修改章理憲法，同時並謠傳擁立德前皇太子爲帝的陰謀，實不爲無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命運，目前已

在風雨飄搖中了。到下屆新國會召集的時候，說不定就是德國民主政治的末日了。

從前昂格爾斯說，所謂國家這東西，所包含的是武裝隊伍，再加上了監獄。現在的德國就是如此。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也沒有兩樣。因為統治者都是靠了機關槍和迫擊砲來維持他們的統治，他們所謂『國利民福』，所謂『輿論公意』，所謂『民主主義』，原來都是大騙局罷了。

(十月廿二日)



## 從美國選舉說到瓜分中國

本年的十一月，從國際大勢方面說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因為在一個月內，德國舉行本年第二度的聯邦國會選舉，美國舉行下屆大總統選舉，同時關於中日爭端的李頓報告書也將於本月內在日內瓦提出討論。我們在上一期裏已經說過德國國會選舉以前的政治情勢。現在再就美國選舉後的國際形勢來說幾句話。

美國的大總統選舉，為什麼值得注意呢？這却很明白。因為在目前帝國主義的對立關係中，美國佔最主要的地位。擁有世界最大財富的華盛頓政府，一舉一動，足以影響於國際政治的全體。今年在歐洲和遠東方面雖然發生了許多重大事變，但是因為恰巧遇到美國改選大總統，在選舉以前，誰是未來白宮的主人，還

不能確定，所以政府當局對於任何外交事件，不敢有十分堅強的表示。對於戰債，裁軍，經濟會議等問題，美國總統胡佛，深恐於選舉不利，故意含混着，不採取明顯的步驟。對於中日事件，胡佛和史汀生雖發表過幾次宣言，美日帝國主義的裂痕，已頗為明顯，但是至今美國却不曾有斷然的處置，這大半是因為選舉未曾終了緣故。

現在總統選舉已在舉行了。美國的新政府雖將於明年三月間交替，但是胡佛和羅斯福，究竟鹿死誰手，却於數日內便可分曉了。無論是胡佛，或是羅斯福，坐了白宮的交椅，國際的情勢，將有怎樣的變化呢？華盛頓政府的態度明瞭以後，美國將取怎樣的行動呢？

無論是胡佛也好，無論是羅斯福也好，凡是紐約華爾街的銀行老板所指派的政府，只能走一條路；就是用政治的外交的途徑，保護並擴張美國的經濟利益，以對付目前的重大危機。換句話說，就是今後美國的政策，將更傾向於國家主義。

的方面。

我們知道大戰以後，美國突然飛昇，坐了帝國主義的第一把交椅。美國的投資，又偏佈於五大洲。那時的美國，便一變了向來的閉關政策，主張用國際合作，來鞏固美國在經濟政治上的世界霸權。威爾遜總統的發起國際聯盟，哈定總統的召集華盛頓會議，以及其後美國累次參加裁軍，戰債與各種和平工作，即由於此。可是這在美國領導下的國際合作，已成了過去的黃金時代。自從一九二九年以來，經濟恐慌的危機襲來，資本主義各國都陷入不景氣的深淵中，帝國主義不得不各自打出一條血路，已再不能受美帝國主義的支配。『國際合作』的外交，便都一變而為極端國家本位的外交。

在這裏我們看得最明白的，是美國在經濟政治上的世界霸權，已到處受了打擊。就金融上說，法國的佛郎政策，時刻和美國的金圓政策衝突，尤其是近年來，華爾街的存金，漸有向巴黎流注之勢。就工商業上說，美國以外的兩大經濟集

團，——英帝國的集團和歐洲大陸的集團——建築了高不可攀的關稅壁壘，以排斥美貨，或者用停止金本位及其他變相的傾銷方法，以奪取美國的世界市場。就政治上說，今年洛桑會議中歐洲帝國主義結成了共同的反美同盟，去年九一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又破壞九國條約，公開地向美國挑釁。因此美國主義的四面楚歌，已成爲不可否認的事實。美國與其他帝國主義間嚴重的對立關係的存在，却是毫無問題。現在的問題，就只是這衝突是否愈趨於緊張化，甚至演成公開的武力衝突——世界大戰——或者還可以在一時期內回復帝國主義間的穩定的局面？

就我們的推測：前者的可能性却更大於後者，因爲這兩種可能，還是靠經濟的情勢來決定的。要是資本主義的繁榮，能够暫時回復，我們誠然可以期望出現帝國主義者所謂『國際合作』。但是現在資本主義的統治者，雖照舊作樂觀的預言，而世界生產的指數，依然下降，國際匯兌，依然日益紊亂，失業依然日益增

加，在這恐慌繼續的情勢下，資本主義國家，自然只有愈益傾向於國家主義的政策。而一切國際的政治經濟合作，自然除了各自唱着高調，互相推諉責任以外，斷不能有一部分的實現。我們看了柴德萊會議的毫無成就，世界經濟會議的延期開會，日內瓦軍縮談判的形成僵局，五強海軍會議的成爲流產，就可以明白。同時渥大瓦會議後，英帝國內部的保護政策告成，德國政府有限制進口數量的決定，全歐各國都在竭力增高關稅，而美國則雖在選舉以前，胡佛已表示將繼續擴張海軍，並維持高關稅政策。可見帝國主義者在目前是只作個別的打算，而不想作通盤熟籌的計畫。美國選舉結果判明以後，無論誰任了下屆大總統，美國將愈益走向國家主義的路，用軍事的經濟的武器更前進一步，和其餘的帝國主義肉搏，這是可以斷定的。

這對於遠東局勢的影響又怎樣？我們在以前已經分析過，如中國民衆的反帝革命運動，不能捷速發展，則遠東局勢的進展，不出二途：（一）日本貫徹了亞洲

大陸的獨佔政策，(二)中國的國際共管或瓜分。就現在看來，這第二條的可能性却很少了。因為李頓爵士等所夢想的國際共管，必須以帝國主義的國際合作爲條件，帝國主義不能相互妥協，根本上就無法制止日本獨佔政策的發展。李頓報告書雖然規定了瓜分中國的整套理論和具體辦法，這理論和辦法，雖然充分代表了英法意德帝國主義者的本身利益，但在事實上，美國，英國，歐洲大陸各帝國主義間的利益衝突，目前既無法緩和，因此他們便決不能聯合以求此種理想的實現。所以我們預想本月中日內瓦討論李頓報告書的結果，恐怕還是日本的獨佔政策佔了勝利。那許多帝國主義的殖民家所建議，中國朝野名流所擊節讚賞的名爲『調查團報告』的瓜分中國計畫，恐怕又只是畫餅充饑而已。除了中國民衆革命勢力的勃起以外，這遠東一隅恐怕將繼續陷入於紛擾的國際狀態中能。

(十月二十九日)

## 論蘇聯的外交

近來最引人注意的莫過於蘇聯的外交了。因爲自從日本承認了『滿洲國』以後，盛傳蘇聯也將繼日本帝國主義之後，承認傀儡國。同時並傳聞蘇聯和『滿洲國』，蘇聯和日本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恰巧遇到了日俄漁業懸案解決，日本實業家松平到莫斯科簽訂購買俄國石油的合同，而日本帝國主義的代行者松岡洋右於赴日內瓦途中，又在和莫斯科政府作祕密的談判。因此在數月前，報紙紛紛推測日俄關係的惡化，日俄戰爭彷彿有立即爆發之勢。但是目前情勢却完全顛倒過來，大家都紛紛推測，日俄兩國對於滿洲政策竟有成立妥協，甚至成立同盟的可能了。

要是俄國政府還是十五年前的俄皇政府，這樣的推測自然是毫不足奇。因

爲帝國主義的俄羅斯和帝國主義的日本，要不是互相衝突，便是勾結在一起，共同搶奪弱小民族的利益，這是十分自然的事。自一九〇六年日俄戰爭以後，日俄兩國的滿洲政策早就成就了妥協，共同處分從南北滿所掠奪的贖物，這是我們所知道的。可是現在却不然，俄國已變成了社會主義的俄國，已變成了世界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的俄國。社會主義的國家和資本主義的國家可以妥協起來，已經是不近情理。而反帝國主義的蘇聯可以和日本帝國主義勾結起來，並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這更是一件不能使人相信的事了。

自然，關於蘇聯承認『滿洲國』，和日俄訂結互不侵犯條約這一類的消息，大部分是從日本的新聞機關傳出，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難以憑信的。最近自從美國的反日態度逐漸明瞭，華盛頓政府對歐洲各國的外交活動發生效力，以至李頓報告書的發表，（這報告書主張國際共管解決中國問題，顯然不利於日本的大陸政策。）日本帝國主義暫時有陷入孤立的國際地位的趨勢。因此日本軍部雖然把



布爾希維克當作勢不兩立的敵人，但是却不妨故意宣傳聯俄的空氣，作外交鬭爭的一種手段。所以最近關於俄日提携的各種傳說，至少有一大部分是出於日本方面的製造空氣，這是不會錯的。要是我們輕信了這些宣傳新聞，對於蘇聯外交，遽下論斷，乃是又一次上了日本新聞政策的大當。

把這些帶有外交作用的新聞消息，丟開不管，單從蘇聯方面的最近事實來研究一下，却也有可使我們注意的地方。自九一八以後，蘇聯政府對於滿洲事件，始終維持局外中立的消極態度。所以當數月前，宣傳日俄關係緊張時，蘇聯方面竭力關正關於蘇聯添派遠東軍隊並援助東北義勇軍的各種謠言。當時馬占山將軍經由蘇聯境內中國領事館拍電轉遞國內，尙且爲蘇聯當局所禁止。可見蘇聯中立態度的如何嚴格化了。但是最近外間所傳蘇聯承認『滿洲國』及日俄訂結互不侵犯條約的消息，却並未經蘇聯政府的正式否認。同時蘇聯政府却又許傀儡國在東部西伯利亞各大城設置領事。這設置領事一事，雖然不能視爲正式承認『滿洲國』

，但至少可以證明蘇聯對於中日爭端的中立態度，在目前已不像數月前那樣嚴格性了。此外從蘇聯的報紙論調，我們也可以看出蘇聯態度多少有一點改變。因爲在九一八事件初起時，蘇聯報紙都認爲這次事變是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發端。當時蘇聯政府及言論機關都鼓吹增加國防，以抵抗帝國主義的進攻。到了最近半年來，蘇聯報紙又把目光轉移到日美帝國主義的衝突。直到最近，俄國報紙言論對於滿洲問題却比先前更加沉默。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攻擊，雖然有時還可看到，但是至少口氣是緩和許多了。

這蘇聯政府及言論態度的逐漸轉變，是最使我們懷疑的。要解釋這疑竇，我們必須把蘇聯國際地位，及其目前外交政策的根本觀念來研究一下。原來自最近五年來，蘇聯已走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途中。在世界革命未成功之前，俄國單獨建設社會主義，這是脫洛斯基一派的反對派所認爲將失敗無疑的。因爲在產業落後的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將從何找得鉅額的資本？但是史太林却大膽嘗

試着了。這五年來的結果，社會主義的建設可以說是着着成功的，五年計劃的提前實現，是已經做到了。可是爲了這些內部建設的成績，却不得不費去鉅大的代價，這代價就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讓步，和世界革命進程的暫時延緩。爲了實現第一屆及第二屆的五年計劃起見，蘇聯不但不宜在這時期引起對外戰爭，而且爲工業投資的鉅額需要，更不能不向資本主義國家讓步，以獲得若干的信用墊款，並銷售俄國的農產物品。因此，在這幾年來，蘇聯的外交，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和平外交』。在目前這個時期，蘇聯對外政策的唯一原則，是保持社會主義國、與資本主義國間的暫時和平，不但是和平而且更希望結成經濟的同盟關係。總之爲創造社會主義起見，爲建築無產階級國家的永久基礎起見，蘇聯的外交却不得不出於對帝國主義短時期妥協的一途。所以就整個的蘇聯外交看來，蘇聯和日本訂結互不侵犯條約，甚至承認『滿洲國』，也都做得出的，因爲這是和目前的階段中蘇聯的外交原則完全符合的。

但是我們要明白，這只是一時的外交策略，而在事實上目前也只有如此。當蘇聯的經濟改造達到相當程度具有充分實力的時候，當世界被壓迫民族革命達到高潮的時候，世界革命的局而又將有一番的改變了。因此在目前這個階段中國的民族運動是只有自己努力，這是中國從困難重圍中打出的唯一出路。所以目前對俄復交，固屬不可能，亦非必要。

(十一月五日夜)

## 又一次德國選舉

在過去這一星期中間，舉行了兩個重要的選舉：在十一月六日德國舉行聯邦衆議院選舉；十一月七日美國舉行大總統初選及國會選舉。這兩個選舉，都對於國際政治有重大影響。現在我們先說一說德國選舉，美國選舉只好到下期再作研究。這不單是因為德國選舉比美國早一天，而且也是因為德國選舉的意義比美國選舉更重要的多。崇拜美國狂的中國報紙，都把羅斯福當選當作一件非常重大的新聞，而把德國選舉忽略了。其實胡佛換了一個羅斯福，不過是張三換了李四，美國的政治依然是由華爾街的後台老闆操縱着，不會有多大變化。德國的選舉却不同了。因為不但德國左右各黨勢力的消長，得到一個測驗，而且和整個國際政治，都有直接關係，所以比美國選舉更值得注意，這是我們首先應當明白的。

這一回德國選舉，是今年德國第三次的總選舉了（各邦議會選舉和地方選舉不算）。因為在數月前德國已舉行了一次總統選舉和衆議院選舉。在大半年中間，經過了三次總選舉，經過了兩度的國會解散和改選，這已充分表示了德國的民主議會政治，是在風雨飄搖中。武力統一的失敗，和地盤戰爭的此仆彼起，是表明了封建軍閥統治的本身動搖；同樣地內閣與議會的短命，和選民投票的疲於奔命，也表明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漸近於末日。因為內戰和非常選舉雖然是兩種不同的政爭工具，但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能力薄弱之所致，却正是同樣的。

我們知道因為德國民族社會黨的勢力勃興，議會與政府不能合作，所以衆議院特於六月三十日改選。現代德國的怪傑，民族社會黨的首領希特勒，滿擬於選舉後，獲得過半數議席，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不料六月三十日選舉的結果，竟至大失所望，民族社會黨的議席，雖有增加，但雖過半數遠甚。因此希特勒不但不能取得政權，而且因此和右派的巴本施業轍內閣及德意志國家黨分裂。國會中

無一大黨或各黨聯盟可以組織政府。代表地主金融資本及陸軍軍人的巴本內閣，乃取斷然手段，於國會召集後，約一星期即行解散。六月三十日選出的衆院，遂成爲德意志共和國歷史上最短命的衆議院了。當時希特勒竭力設法阻止解散衆院，都歸於失敗。政府直待憲法所定的最後限期，即十一月六日方舉行新衆院選舉。這次改選的目的不外二者：第一，政府藉此延宕時期，使新衆院召集以前，政府可施行其所認爲必要的財政經濟綱領，不受衆院的掣肘。第二，希望改選以後衆議院議席變更，可產生大多數政黨，組織政府；不然則政府可藉口重行解散議會，修改憲法，實行獨裁政治。

但是十一月六日選舉的結果究竟怎樣呢？要是拿新衆院和六月三十日選出的衆院相比，則各黨勢力的消長如下：

上屆議席      本屆議席      比較

民族社會黨

二二〇

一九五

減三五

社會民主黨	一三三	一二一	減二二
共產黨	八九	一〇〇	增一一
中央黨	七五	七〇	減五
德意志國家黨	三七	五二	增一五
巴威累人民黨	二四	一八	減六
德意志人民黨	七	一一	增四
其他小黨	一三	一四	增一
合計	六〇八	五八一	減二七

從這表中看來，我們很容易明白，這次選舉中的民意測驗，犧牲最大的是民族社會黨。民族社會黨在本屆選舉中和上屆相比，不過四個月間，票數減少二百萬，議席減少百分之十五。雖然希特勒黨依然是新衆院中第一大黨，但是在最近三年中，民族社會黨每次選舉，勢力繼長增高，希特勒已有了獲得衆院過半數議



席的把握，這一次却是第一次的大蹉跌。這不但證明了褐衫黨的發展，已越過了頂點，而且以後勢必很快地衰落，這叫做『其進銳者其退也速。』民族社會黨的衰退，誠然有許多種原因，而最重要的却是由於希特勒只能掛羊頭賣狗肉。最近數月來的政潮，已使德國小資產階級和工人，向來受希特勒麻醉的，現在都對他表示失望。因此黨的內部也發生分化，一部分急進的黨員都不滿於希特勒。這是這次選舉失敗的原因。因此在這二三年來全世界視爲怪傑的希特勒，現在竟失却了大部分的威力。『德國的墨索里尼』到底只是一個不能實現的夢想。本來希特勒並沒有確定的建設的政治經濟綱領，不過利用時機以號召不滿現局的人民。他的失敗是無疑的。這次選舉中民族社會黨的失勢却是自然的趨勢，正可爲一切妄想在不同的經濟條件下抄襲法西斯主義的人們作一個榜樣。

極端右派的民族社會黨是失敗了。爲現政府唯一後盾的另一個右派政黨——德意志國家黨——雖然增加了十五議席，依然不能算是絕對勝利。因爲除了五十

二席的國家黨以外，新衆院中百分之九十，都是政府的敵黨，巴本政府在新國會中並不比上屆國會，獲得更多的擁護。此外社會黨及中央各黨（中央黨、巴威累人民黨）的議席削減，更可證明德國的溫和派改良派沒有復起的希望。在這次選舉中，和上次選舉中一樣，希望最大的倒是極端左傾的共產黨。因為德國的共產黨是在各黨中組織完密而又有理論有綱領的黨，故在猛烈的德國政治鬭爭中逐漸佔有主要的政治地位。共產黨在衆院的議席，在半年中自七十六席增至一百席，所得票數自四百五十萬增至六百萬。歐洲除蘇聯以外，要以德國為其大本營了。

這次選舉的結果依然不能打破政治的僵局。就新衆院組織的情形，任何政黨內閣，或政黨混合內閣都無法產出。因此使巴本內閣更可藉口以維持其軍人獨裁政權。說不定這一個新衆院和上屆衆院同樣的短命，而且也許竟是由韋理憲法所產出的最後的衆院。我們看着，在德國，獨裁政治將更進一步取僅存軀殼的民主政治而代之了。

（十一月十二日）

## 從羅斯福當選說到戰債問題

本年十一月八日的美國總選舉，把合衆國的政權，由共和黨轉移到民主黨手中。白宮一席，爲民主黨的候選人羅斯福所攞得。羅斯福居然以二千一百萬票對一千二百萬票的多數戰勝了他的政敵胡佛。不但如此，在同時舉行的國會選舉中，民主黨在參衆兩院，都獲得絕對多數。行政和立法大權，完全到了民主黨手中，十二年來掌握美國政權的共和黨，竟一敗塗地。我們知道美國的政治向來是由共和黨操縱着的。書生總統威爾遜的任內，民主黨雖曾繁榮過一時，可是那時的民主黨却不能操縱參衆兩院。最顯明的是民主黨總統威爾遜所發起的國際聯盟和國際法庭，都因了參議院中共和黨多數議員的反對而不能使美國參加。現在則不然。民主黨不但攞得總統一席，而且更有控制兩院的充分能力。所以從現代美國

政治史看來，這是民主黨的一個希有的大勝利了。

至於這次選舉，民主黨何以成功，共和黨何以失敗，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最近數年來的經濟恐慌和失業驟增，使胡佛的威望，完全失墜，羅斯福乃得乘機取而代之。但是羅斯福當選以後，對於美國的內政外交，究竟會有什麼影響？羅斯福是否將要幹出和胡佛不同的花樣？在我們看來，從胡佛換了一個羅斯福，從共和黨換了一個民主黨，只是換湯不換藥，美國的政治，決不會發生多大變化。因為我們知道美國的兩大政黨，共和黨和民主黨，雖然歷史和地域關係畧有不同，但是同屬美國資產階級的政黨，他們都以華爾街銀行家及工農業資本家爲後台老闆，不論是胡佛也好，羅斯福也好，華盛頓政府只是美國少數百萬富翁的外帳房。不論誰坐了帳櫃，帳房先生總不能不秉承東家的意志。所以羅斯福於競選時，雖然攻擊胡佛總統充托辣斯的傀儡，而他自己也決不會不是一個資本家的傀儡。民主黨攻擊共和黨政府不能救濟經濟恐慌，但是民主黨上台後，除非環境改

變，也決沒有救濟經濟恐慌的錦囊妙計。雖然就內政方面，不重要的幾點，兩黨或略有不同。例如民主黨上台後，或者要一部分開放酒禁。但主要的政綱，兩黨却決不會有兩樣的。

從對外政策方面來說，也是如此。民主黨的對外政策依一般人看來，似乎和共和黨不同。因為民主黨向來是主張美國應積極參加世界政治，加入國際聯盟。但這只是大戰後一時的現象。目前如果積極參加世界政治而無裨於美國金融資本的利益，那麼，便是換了民主黨上台，也決不願多管閒事，免了碰後台老闆的釘子。

所以共和黨是保守主義的黨；民主黨也一樣是保守主義的黨。胡佛是帝國主義者，羅斯福便也不多不少，只是一個帝國主義者。

現在羅斯福方纔當選了大總統，一個美國的國難問題却已提出來了。歐洲的帝國主義者，突然向美國進攻，提出了戰債延期的要求。原來取銷歐洲對美戰債

，是洛桑會議以後，歐洲各國做成的圈套。我們以前曾經說過。數月來，因美國正待改選總統，所以歐洲國家故意把這問題攔在一邊。在美國競選連動中，兩大黨的候選人，也故意躲閃着不願宣布對於戰債問題的主張。現在美國的總統已經選出了。所以英，法，比三國就立即向華盛頓要求，把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到期的戰債續行延期，同時並談判改訂戰債辦法。爲了這個問題，胡佛已邀請羅斯福到白宮共同討論對策。截至記者草此文時，他們尙未碰頭，晤面討論後的結果如何，此時尙無從知道。羅斯福對此事究取如何態度，此後美國怎樣對付戰債問題，這是目前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所謂戰債，乃是一大篇糊塗帳，誰也不能算清。說的直截了當，那就是歐洲十六個國家，因了大戰都積欠了大批的債務。這債務的總額到一九三一年七月底爲止，連利息併計，達到了美金二百多萬萬圓。這個數目究竟是多少大呢？我們可以意想，現在全世界所有的金貨是美金二百四十萬萬圓。除美國所有的不

算，此外各國所有總計約一百四十萬萬圓。所以把全世界所有的金塊，金幣，全數送到美國去，戰債還只能還到一半。於此可以想見數目的大了。至債務國大部分爲歐洲國家，以英，法兩國爲最多，比，意兩國次之。但英，法，比，意付還戰債的款，幾乎完全是從德國應繳賠款中撥付的。自從德國表示無力續付賠款以後，英，法沒有這一宗入款，也就想把對美國債務一起註銷，或者修改，或者延期償付。洛桑會議就這樣地定下來了：對德債權國放棄德國賠款，但同時以美國取銷戰債作條件。這辦法是歐洲聯合起向美國賴債。這是對於拜金主義的美國的一個重大打擊。

目前的形勢又是怎樣呢？無論是胡佛，無論是羅斯福，對於戰債問題立即向歐洲讓步，是絕對不會有的事。假如戰債或延付或取銷，不但使美國的國庫大受損失，而且美國不能像以前那樣操縱國際金融市場，財政上更增加重大負擔，華爾街的後台老闆，斷然不會答應，所以對於歐洲延付戰債的要求，美國是一定表

示拒絕無疑。不過在實際上雖不免出於拒絕，而在表面上却有各種方式的不同，美國或許在表面上要贊成修訂戰債，而另提可能性極少的事實條件。胡佛所提的條件是歐洲各國裁軍三分之一，羅斯福所提的條件，是減低歐洲稅壁。這兩件事，在這世界經濟恐慌的時期，事實上斷不能實現。所以戰債問題，是目前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但這問題却又是和其他各問題，都有重要關聯的。（十一月二十日）



## 日內瓦的陣容

日內瓦議場上遠東外交劇的重演，現在是剛完了第一幕。這第一幕只能算是一個序幕。因為這次國聯行政院會議中，單是由松岡和顧維鈞他們兩位『老友』對罵了一場，其他名角全沒有唱過一齣好戲，劇情並沒有什麼發展，就把這段公案移交給十九國委員會和國聯大會。這第一幕就這樣地草草終場了。所以這一本好戲最吃緊的一節應該在下個月的十九國委員會和國聯大會的數幕中。現在我們自然還不能有什麼確切的批評。

話雖如此，過去一星期的會議中，正式的外交鬭爭雖還未開始，可是經過了數度的前哨接觸，雙方的陣容已經可以看得分明了。從這些陣容看來，這一回真是一場外交惡鬭，而這惡鬭更不單是在日內瓦開演着，而且在全世界幾個大國的

國都裏也都在明爭暗鬪着。這是我們所應當特別留意的。

我說，雙方的陣容已十分分明，這雙方並不是說中日兩方，而是說美日兩方。一個意大利報紙的評論說得最好，他說日本在日內瓦的勁敵，並不是顏惠慶，而是軍縮大會美國代表台維斯。這話真可謂一針見血。雖然表面上並不如此，而在實際上則日內瓦鬪爭的主體實為美國與日本，中國不過是美國指揮下的傀儡而已。

在表面上，前幾次國聯行政院因滿洲事件開會時，美國都派代表列席『觀察員』，這一次這位『觀察員』却已不見了。同時華盛頓方面，當局要人，自從日內瓦會議開始以來，絕口不談滿洲問題。彷彿日內瓦會議和美國絕不相干。可是事實上不然。美國愈緘默，愈顯出牠的地位的重要。我們單就松岡在日內瓦所作的言論，就可以明白。松岡所發表的談話中辯護日本的佔領滿洲，說和美國佔領巴拿馬的情形相同。又拿數十年前中國抵制美貨時，美國派海軍來華鎮壓一事，來

辯護日本用武力制止中國抵貨運動的正當。在他的冗長的演說中，幾次把美國拉出來，以作口實。從這些話裏，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松岡是在攻擊美國而不僅是在和顧維鈞對罵了。

自從李頓報告書發表以後，中國方面只是平白受人奚落，此外一無所得，而美國却多了一個對付日本的工具。這報告書完全是根據美國的意識，爲了共管中國而作的，這在我們已說過幾次了。這次日內瓦會議的目的，本是爲了討論李頓報告書，美國在日內瓦有了這樣一個好工具，自然比派一百個「觀察員」更強的多。在美國方面，只消靜待着國聯拿這報告書來籠罩住日本這一匹野馬，暫時自然不必有什麼動作。日本代表拚命攻擊報告書，並反對李頓爵士在行政院會議參加意見，就只因爲日本知道了美國手段的厲害。所以在日內瓦這一場惡鬪中，我們只看見日美兩大帝國主義殺來殺去，中國不過是站在夾縫中的一個被支配者罷了。

這日美帝國主義的鬭爭，如何方能分出勝負呢？就李頓報告書發表後一直到如今，似乎日本陷於孤立的地位。其實雙方的勝負，現在還是未定，而英法却有舉足輕重之勢。日本的生死關頭繫於英法的態度。因此日美的鬭爭，不僅在於日內瓦的議場，而也在於倫敦巴黎的外交部。假如美國在戰債及軍縮問題上面能對英法有相當的讓步，英法或可以此為條件，而在國聯議席上取反日的態度。反之，如美國和歐洲帝國主義因戰債，軍縮，關稅等問題，不能妥協，却又是替日本造了機會。就目前的情形看來，前者可能性較小，而後者可能性較大。最近美國對於戰債問題，已表示出強硬的態度。爲了巴結華爾街銀行家起見，胡佛和羅斯福都不得不顯出猶太人本色，向歐洲要帳。這麼一來，華爾街財閥是滿意了，但是遠東外交，却增加了一重難關。自從行政院會議開始以來，英法兩大帝國主義的代表，都不發一言，他們的意思，本來是等待着美國讓步。因爲我們知道戰債和軍縮的秘密談判正在進行中，英法至少想借着滿洲事件向美國敲一下竹槓，使

美國不得不給與戰債的讓步。假如美國的索債主義，堅持不變，十二月十五日到期的戰債，必須索還，不能少一個大，那時不必說，英法在日內瓦一定改變了暫時的中立的態度，而公開表示祖日的傾向，這樣便達到了日本帝國主義外交的目的。反之，要是因了美國代表台維斯在歐洲的活動，美國和歐洲的交易，講好了價錢，除了日本以外帝國主義者內部暫時一致，那時國際聯盟不難依照美國的意志行事，列強將共同壓迫日本放棄在東三省的獨佔政策，日本即以退出國際聯盟相要挾，也是不相干。

這兩種可能的結果，對於中國自然斷不會有什麼好處。假如依第一種的推測，東三省當然永遠淪為日本保護地；依第二種推測，也不過是把『滿洲國』改換一個形式，日本指揮下的傀儡一變而為國際帝國主義共同指揮下的傀儡罷了。自然有的人希望第二種推測，能够實現，以為做『國際的順民』，比做『日本小鬼的順民』，更體面些！我們的名流學者多有這種理想。就算這種理想是對的，事

實上也仍難以實現。因爲目前帝國主義的利害關係太複雜了，要完全妥協起來，竟是不可能的事。因此這一回日內瓦的惡鬪，仍是日本方面操了勝算。可是美國如不能和英法合作，牠至少丟不下面子，捨不掉中國市場，同時國聯究竟也不好公然承認『傀儡國』。所以日本即使在這一回勝利，東北事件恐怕也還是要拖延下去，在短時期內不會有解決希望。

但是拖延下去，並不是真要拖延。帝國主義者不過想利用拖長的時間以準備戰爭，只有戰爭方是唯一的解決。所以遠東問題，以外交鬪爭始者，必以帝國主義公開武力鬪爭終，這是毫無疑義的。

(十一月二十六日夜)

## 法俄不侵犯條約

現在世界有許多矛盾的事實，而最大的一個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法西斯主義國家，封建國家的同時並存。在俄國大革命以後，一般人以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斷不能和資產階級的國家並立。連那俄國革命的主要人物托洛資基也以為政治組織絕對相反的兩種國家同時存在，河水不犯井水，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主張『不斷革命』，主張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因為在世界革命未成功以前，世界上資產階級的國家，必合力企圖推翻無產階級國家，所以即使要單獨建設社會主義新國，在四面楚歌聲中，也必無從建設起。

但是過去幾年的事實，却把這位老革命家的理論全盤推翻了。到底是斯大林的主張沒有錯：要掀起世界革命，必須先鞏固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要打倒資本主

義，必須先在革命策源地，建立起社會主義；要避免帝國主義的進攻，必須先增厚無產者國家的防衛實力；要防止資產階級的死灰復燃，必須先完成蘇聯內部的工業化。曠古未有的五年大計畫，便是根據這個理論而決定下來的，不顧外部內部的一切困難，這大計劃却竟於四年內宣告完成了。

因這革命理論的更易，我們可以看出，自一九二六年以來，蘇聯和資本主義各國的關係，顯然有重要的轉變。從那個時期以後，蘇聯共產黨知道世界革命並不單是靠了傳單標語所能成功，反之，帝國主義的無畏艦飛機大砲與最進步的生產技術對於經濟逗留在原始手工業狀態中的蘇聯是一個重大的威脅。所以蘇聯在最近四五年中，集中力量，以謀內部的改造，對外則暫時取和平的協調的政策。自從一九二六年以來，蘇聯一方面竭力設法和資本主義國恢復平常的外交關係，在他方面則和四周的隣邦，結成不侵犯條約網。這兩方面的政策，在近年來進步甚速。在十年前，世界大部分的國家都不願意和克雷姆林的『土匪政府』交往，



但到了現在，世界上的主要國家，除了資本主義的美國和『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以外，都已正式承認了蘇維埃政府。一九二五與二六年，蘇聯首先和土耳其及德國訂結不侵犯條約，一九二六年以後，復和阿富汗，萊多尼亞，立陶宛訂結同樣性質的條約。

但是直到最近為止，蘇聯仍然不能高枕無憂，反蘇聯戰爭的危機依然存在。這最大的原因，是因為蘇聯的外交向來和德國接近，因此使法國和波蘭格外不安心。近年來以法國為領導的反蘇聯運動，是非常明顯地存在着。蘇聯日夜不能安枕的是西境和法國聯盟的許多小國的進攻。自日本佔領東省以後，因日法帝國主義的携手，蘇聯更有東西兩面被夾攻的危險。所以最近一年來莫斯科政府努力奮鬥，力求和法國，波蘭，羅馬尼亞接近，想借此打破反蘇聯的聯合戰綫。蘇聯對法，波，羅三國訂結不侵犯條約的提議，於去年即已提出，中間經過了許多的波折，有志者事竟成，到了今年七月二十五日俄波條約簽字，於最近正式批准，

而法國左派上台後，交涉逐漸順利，到了上月二十六日法俄不侵犯條約也居然成立。現在雖然還有一個羅馬尼亞不曾加入不侵犯條約網，但是羅馬尼亞的聯盟國波蘭和法國，既已和蘇聯訂了和平條約，蘇聯西境自然安穩的多了。至少反蘇聯戰爭的形勢，已不像一年前那樣緊張。所以這可以說是蘇聯和平政策一個最大的成功。

西境和平政策的成功，便使蘇聯在遠東增加了力量。我們記得九一八以來，日本逐步向蘇聯威脅，蘇聯因為不願引起反蘇聯戰爭，上帝國主義的圈套，所以甯願逐步退讓。現在，法俄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以後，情形就不同了。法國既已表示不打算立即進攻蘇聯，所以用不到日本做牠的獵犬，同時蘇聯西顧無憂，可傾全力以守護東境。日本帝國主義雖然強悍，對那有了充分防衛力的無產階級國家，未必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所以依我們的猜想，以後日本對蘇聯不至再像數月以前的耀武揚威。最近日本對俄政策本已改變，松岡赴俄頗有乞援之意。蘇聯雖斷

不至上日本圈套，如日本方面所宣傳的承認『滿洲劣貨國』，反之，日本方面一旦讓步和蘇聯簽訂不侵犯條約，却是十分可能的。其次美國迫於遠東的情勢及商業的要求，羅斯福上台以後，立即承認蘇俄，也在一般人意料中。這樣蘇聯的和平政策，是得到最後一步的成功。

蘇聯和平政策的成功，雖然並不能把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對立關係，根本消滅，但是目前資本主義的反蘇聯的聯合戰線暫時破裂，在蘇聯第二屆五年計劃進行期內，反蘇聯戰爭或不至爆發。而帝國主義的內部武力衝突，反將加緊進行。資本主義國家一時忘却了共同的敵人，內部自不免火併起來。這樣，今後的國際局勢將有一個重要的轉變。一方面蘇聯有了喘息的時間，以培養實力；他方面帝國主義者恐怕已忍耐不住，而要開始自相廝殺以促成其最後滅亡了。

最後我們要明白，所謂蘇聯的和平政策，既不是『不抵抗主義』，又不是『長期抵抗』，更不是投降政策。反之，却是另一種方式的鬭爭政策。因為蘇聯在

這個過渡時代，是把一切力量都集中於國民生活的提高，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加。牠用一萬六千萬的勞動隊伍，先把潛伏在國內的貧窮和社會不平這兩個大敵征服了，準備五年十年之後，再和帝國主義算一盤總帳。便在這過渡時期，也決不是和帝國主義妥協。因為我們可以看出，以反俄為國策的法帝國主義何以竟甘心和蘇聯訂結不侵犯條約呢？還不是因為眼見五年計劃成功，進攻蘇聯不會得到便宜，所以俯首就範嗎？

(十二月四日)

## 國聯大會中的大小國態度

日內瓦的墳站上，爲了中日事件，不知道吐了多少口沫，說了多少廢話。在過去這十天中，把這煩難的案件，從國聯行政院推讓給十九國委員會，從十九國委員會推讓給特別大會，現在又要從特別大會推讓給邀請美俄共同參加的二十一國委員會了。一方面老是這樣的互相推諉，一方面日本軍隊却天天壓迫着義勇軍，退出滿洲境外，同時又用大礮和鐵甲車進攻熱河及山海關。這情形和一年前國聯行政院開會討論中日事件時，又有什麼兩樣？所不同的就只是這次國聯比去年更顯出狐狸尾巴，中國政府也比以前更顯出懦怯不爭氣罷了。

讓我們再來檢討一下，這次國聯特別大會又玩了些什麼把戲。這次大會本是繼續本年三月間特別大會的工作，當時是因中國方面根據第十第十十一第十五條向

大會申請，所以召集大會，依國聯盟約第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行政院或大會解決國際爭議，應在三個月內發表最後報告書。（讀者注意，這報告書不是李頓報告書，因李頓調查團是根據去年十一月十日的行政院決議案成立的，當時中國尚未提出第十五條。）可是遷延到了目前，已過了九個月，大會對於中日事件，還沒有一點眉目，已經是違背盟約的規定了。這次，由行政院派遣的調查團的報告書業已發表，大會應該立即根據李頓報告書，另行通過大會的報告書，以確定最後的解決。但是可笑的很，這次大會討論了四天，依然沒有決定，只把全部案卷向十九國委員會一推。在大會開會的最初兩天，似乎還像個樣子。愛爾蘭捷克瑞典挪威這幾個小國代表發言，都表示國聯對中日事件應採取一種決定，並主張維持盟約的精神，接受李頓報告書的建議。十二月八日愛爾蘭、西班牙、捷克、瑞典四國提出決議案，主張宣佈中日關係變相戰爭的關係，承認九一八日本軍事行動，非出於合法防衛，並主張宣佈不承認『滿洲國』。可是這個決議案，因日代

表松岡，在八日會議中拋了一個『炸彈』，仍被擱置。大會並未將這個決議案投票表決，移送到十九國委員會，就算完事了。

這議決案不能提出表決的原因，顯然是因爲大國態度和小國不同的緣故。在這次大會中，英法意三大國已明白表示出偏護日本的態度。就西門、彭古、阿洛西三人的演說看來，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表示國聯只能調解，而不能強制執行；李頓報告書雖可採用，而不利於日本的部分應加修改。十二月七日，西門的演說，更明白地說出，主張重實際而不重理想，並且公然宣言東省事件，『不能認爲日本以武力侵犯隣國邊界』。代表英國政府的保守黨報每日郵聞，更毫不隱諱地主張英國應該袒護日本，並且說『英國大多數人民都不想強迫日本退出東三省。』這樣地，帝國主義者又用他慣用的手段，把『大多數』的民意強姦了一下，強用來湊合他們自己少數人的意思。

法國和意國的態度雖然不是像英國這樣地爽直，但他們也處處表示出應該遷

就事實而不應注重理想和原則。把理想和原則拋開，專遷就事實，這是什麼意思呢？其實就是承認強者有理，弱者該應倒臺就是了。

從十二月五日到九日的大會辯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大國和小國顯然分出兩個不同的態度：（注意，加拿大是站在大國方面，比利時，波蘭，也在迎合法國的意見說話。）小國主張應全部接受李頓報告書，而大國却主張接受有利於日本的一部分；小國主張國際聯盟應該處裁決的地位，而大國却主張只能調解，不能裁決；小國主張宣佈日本從事侵略戰爭的行爲，而大國則借着條約上的駐兵權，替日本狡辯，說事變的責任是在於中國的『排外』，而不在于日本的武力佔領；小國主張不承認『滿洲國』，而大國則主張要加以慎重的考慮。這樣就是這次大會中的大小國的一場惡鬪。

假如國聯會是『民主』的組織，照這樣的兩種態度的情形看來，自然應該是反日的勢力佔了多數。但是實際上國聯却只是大國所把持的機關，許多小國雖然



有一個時期可以自由發表他們意志，可是大國的態度表明了以後，小國就不敢違抗到底。因爲在會場上大國可以用種種政治的手段箝制小國的口。日本代表松岡宣言，『如小國決議案提出大會討論，則原提案人將遇到他們所不預期的情況。』這就是說，『如果你們主張懲戒日本，當心一點，你們要捶大國的釘子！』這是一個有效的威嚇。果然，大會就把四國決議案擱置了，留交十九國委員會討論。

現在十九國委員會將於十二日起開會，預備報告，大會或將於數日後重行召集，討論美俄參加的問題。所以在下星期中，我們將見形勢有更重要的發展。大會邀請美俄參加，實在不懷着好意，因爲各大國的用意，只想把責任攔到旁人身上，國聯可以從此下台，但美俄也決不是傻子。美國即使出席，牠不會在國聯壇上和日本作正面衝突，牠一定還是和以前一樣，躲在背後牽線。至於俄國能否接受參加委員會，是一個疑問。我們看來，蘇聯不會願意參加這一局，因爲羊肉

吃不到，害得一身臊，這勾當想蘇俄是不肯幹的。

因為這樣，以後日內瓦的鬥爭中，英，法，意，德的態度，還是非常重要的。單從這次大會看來，歐洲大國是顯然袒護日本的，小國却多半受了美國的影響，所以力主以李頓報告書作解決的基礎。至於大國何以要袒護日本，這依然是美國索還戰債問題的反動。關於這一點，我們已在上次說過一點了。

(十二月十一日)